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三十八

炎興下帙三十八

起建炎四年四月二十四日乙未盡五月十三日甲寅

二十四日乙未韓世忠敗金人于建康府江中捷奏至  
除世忠檢校少師改武成感德軍節度使

制曰門下朕遭百六艱危之會賴二三臬俊之臣跪  
推轂而遣將軍守境既騰于戒捷歌出車而勞還  
疇勲敢廢于邦彛爰錫贊書用孚群听具官某勇聞  
天下氣盖閔中堂堂將種之英凜凜軍鋒之冠行已  
恭而事上謹蚤服周行臨機果而料敵明屢揚儒績  
昨屬交侵之警俾屯要害之區蓄銳以須鼓儻而擊

縱精兵于要路若珠走盤擠醜虜于長江如杵投臼  
坐以中堅之壁壁成茲南紀之安威行而海內息肩師  
勝而國人屬目是用兼隆徽教特表膚功出擁齋旄  
易兩鎮提封之大入乘夏篆視三孤絕等之崇申行  
采封陪敦并賦以永旂常之載以昭帷幄之成於戲  
武能威敵者將師帥之榮賞不逾時者人君之信惟忠  
力勇可以任安危之重惟謙冲可以保富貴之終勉圖  
爾休毋廢一朕命可特授起復檢校少師武成感德  
軍節度使

遺史曰初江上防秋韓世忠屯于鎮江府及建康失

守世忠退軍于江陰軍迤邐至平江府秀州至是世  
忠聚集舟船擺布于江中以扼金人歸路時邵青以  
舟船在蕪湖往來于建康竹篠港世忠使人招青青  
受招安而不以會乃曰我方為賊其下皆窮恐不為  
用故不可動也是役也世忠敗金人于江中奏捷至  
行在除世忠檢校少師改武成感德軍節度使制詞  
有曰屯兵要害邀擊其師大振軍聲殺獲過當犬羊  
震疊知國有人

二十五日丙申韓世忠與兀術馬殊再戰于江中為兀術所  
敗孫世詢嚴永吉皆戰死

金人在建康韓世忠以海船扼于江中乘風使蓬往來如飛兀術謂將韓常曰南人使船如使馬何以破

之韓常曰雖然見中軍則自遁矣兀術令常以舟師

舟師多沒常見兀術伏地請死兀術貸之乃揭榜立賞許

之獻所以破海船之策有福州百姓姓王人僑居建

康開米舖為生見榜有希賞之心乃教兀術于舟中

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推漿俟無風則出江有

風則不出海船無風不可動也以火箭射其箭蓬則

不破自破矣兀術信之一夜造火箭成以丙申出江

推漿行舟其疾如風天霽無風麗日赫天海船皆不

能動金人以火箭射蓬則火起世忠海船本備水陸

之戰人皆全裝馬皆鉄面皮甲每船有兵有馬有老

少有糧食有輜重無風不能行火烘日曝人辭而呼

馬驚而嘶被焚與墮江者不可勝計遠望江中層層

皆火火船蔽江而下金人鼓擢以輕舟追襲之金鼓

之聲振動天地世忠軍敗孫世詢嚴永吉皆力戰而

死兀術既敗欲之建康府謀北歸為世忠海船扼于

江中不得去或獻謀于金人曰江水方漲宜于蘆場

地開掘新河二十餘里上接江舟出江背在世忠之

上流矣兀術信之乃命掘河一夜河成次日早出舟

世忠大驚金人悉趨建康世忠尾襲之而已初長蘆崇福禪院行者普倫普贊普璉結集行者及強壯百姓千餘人分為三隊在楊家洲上自相守保世忠嘗約普倫等為策應至是普倫普璉普贊率其衆千餘人駕小舟千餘艘皆裹紅巾立紅纛來策應至長蘆遇世忠海船狼狽而未金人至長蘆亦回世忠與餘兵至瓜步棄舟而陸奔還鎮江聚兵沿江避兵之人往往取其舟中糧食或有得銀絹錢物者

異 姓氏錄忠義傳曰孫世詢字詔道開封府人也有勇力善騎射少時曾蹈之薦之梁方平隨軍屢立功後

從韓世忠為前軍統制與大金戰應天府河東府皆稱其勇苗傳劉正彥及軍臨平鎮世忠未勤王世詢為先鋒與賊戰又敗之故傳正彥走從世忠追襲至建州浦城縣大戰破之殺賊兵萬級統制馬彥傳趙竭忠趙竭節皆戰死世詢臨陣遂擒正彥加觀察使及大金兀米珠渡江後自建康回世詢隨世忠及兀木戰建康門外大敗之次日再戰江中無風世忠軍皆海舟不能行大金竟以小舟來縱火世忠軍敗世詢及嚴永吉皆力戰而死

張進及梁斌自虜寨脫歸

先是張進命選鋒正將梁斌副將張進屯諸暨縣金人攻陷越州斌與進投拜上還越州也進得脫復聚衆得二百餘人歸還行在叙其功以贖投拜之罪又言梁斌不肯歸朝廷已併殺之既殺斌然後乃能歸朝耳又數日斌以衆三百餘人還朝廷亦待之如初仍不問張俊之詐斌後為策選鋒軍統制牛臯敗金人于宋村擒其馬五太師

金人犯江西者回軍北歸牛臯潛軍于宝豐之宋村衝其中堅殺傷甚衆生擒馬五太師招捉司加臯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為五軍都統制

汪藻奏論金人番建康乞分張俊軍馬策應

其狀曰右臣昨自三月末得之傳聞云金人在建康築城為度夏計臣雖幸其不然然心切憂之以為中國困於腥羶而得少休息者正賴其不能觸熱故嘗以寒方至未暑先歸吾于半年間汲汲措畫猶每歲奔命不暇今若縱其度夏則長為巢穴無所忌憚不知朝廷何以枝梧洎到行在聞韓世忠列戰艦江中遮其歸路日有所獲且言金人窮蹙之狀臣切欣幸以為三月所傳誕妄耳續觀黃榜備錄韓世忠捷奏又以為朝夕必有掃除今近二十日矣其耗寂然議

者頗疑世忠奏報未必皆實兼數日人自常潤來者皆云虜于蔣山雨花臺兩處各劄大寨抱城開河兩道以護之及穴山作小洞子以為<sub>避</sub>署之地陸增城壘水造戰船而采石金人已渡復回者纍纍不絕今且五月矣比常年去已<sub>幾</sub>月餘乃反去而復回其款畱建康明甚如此則與三月所傳又似符合臣聞金人動設詭詐尤喜為窮蹙之狀以疑我師我師墮其計中者前後非一今安知其本為度夏計而陽為窮蹙者特以疑誤我師耶建康為東南咽喉國之門戶也天下轉輸朝廷號令<sub>命</sub>未不由此而通者若金人果據此為巢穴則東南饋餉遂絕如人扼其咽喉守其門戶果得高枕而卧乎不知羣臣日至上前亦嘗有反復及此者否豈遂以為無事而所當講者承平之先務乎抑揣陛下非所樂聞而不以聞也不惟是而已人既扼我咽喉守我門戶則羣盜亦將視我緩急以為向背國有果力能使之退听屏息乎况有意外之憂所難言者不得不慮臣愚以為此事所係非細廟堂若救焚拯溺然朝夕在念及五六月間我師便利之時會諸將與韓世忠一舉掃除非特目前之患將使懲創終身不敢復南其利害豈不相萬哉

雖聞近遣張俊援兵過江提鄣制浙西人馬迤邐前去  
以為策應此固 陛下長筭也策不知張俊果能為  
陛下有慨然立功之意乎臣愚欲乞專差得力使臣  
數人齊賫 陛下宸翰星夜兼程自襄鄧荆湖以來迎  
張俊軍令分數萬人順流而下仍于上流自計置糧  
科載以自隨彼張俊軍既皆新人必精銳可用且敵  
人見上流之師突然而至莫知其數必破膽奔潰此  
制虜一奇也如其不然八九月間氣候稍涼彼得時  
矣幾會一失雖悔何追伏望 睿慈不以臣言為愚  
輕此賊忽此事特加采納不幸甚

五月七日戊申濠州土豪王維忠棄韭山寨率眾歸于  
節制使劉位

王維忠濠州鍾離縣農家也字稔孝卅角有立志兄  
弟三人惟忠最幼每經行于市人皆不語便候其過  
故人號為靜街三郎軍興 上有詔許民自保惟忠  
乃據韭山為寨與鄉人共守韭山有洞可容數千惟  
忠屢與張文孝史康民戰金人以孫興來知濠州官  
屬縣鎮皆聽興偽命而用天會年號興遣人招惟忠  
獨不從至是惟忠率眾棄韭山寨歸于招信縣劉位  
位令惟忠為左軍統領官韭山寨壘石為城周匝四



里又作大寨七里環繞之戰禦之具稍備民之願未  
依者凡萬餘人惟忠選強壯充兵韭山之勢巍然而  
立外有群山環繞之山有泉涌出泉下有洞泉悉注  
焉洞雖不大然不論水之多寡或連雨會群山之水  
湊于其中而洞能容之俗呼為歸水洞儻無此洞則  
山泉與雨水皆為群山所壅不得泄寨在山之頂萬  
人居焉常若無水以給食惟忠患之乃視歸水洞而  
謀曰若塞此洞不唯可得水以給食且水勢縈回于  
山曲亦可繞以為險也然此洞雖小難容無涯之水  
豈非有神物以主之乎萬人方待水而食所繫不輕

吾將盡誠心禱之乎神權塞此洞借水以給衆若神  
有灵必陰佑于我乃與進士戴德夫謀禱神塞洞之  
方德夫以惟忠之意朱書鉄為板以清酌祭神擲版  
于洞遂實之以土石聞之者皆相視而笑以為兒戲  
也既而數人之力告勞而洞已塞矣人皆大駭及惟  
忠既去歸水洞復陷如初

十日辛亥直龍圖閣劉晏與戚方戰于宣州城下被殺  
戚方圍宣州知州李光乞援于朝詔劉晏解圍宣州  
以觀察使臣師古為之副晏受命即日就道師古以  
兵繼之初晏在常州駐軍方率衆自西門突入欲作

過晏自城中殺出之至是宴始到城下未安營疊乘  
賊不意自城南轉城西直趨城北以擣方之帳方大  
驚賊走晏恃勇欲生致方乃單騎追之賊見官軍不  
多乃自駱駝山後設伏以斷其路方率親隨迎戰晏  
單騎力不能敵退還至天寧寺前隔小溝是時暑雨  
方漲馬陷于淖不可出橋左有伏賊以鈎搶搭晏晏  
猶手刃殺數拾人以無援而被害晏死數日師古兵  
到城下光具聞于朝 上憫悼之贈晏龍圖閣待制  
官其四子仍令即死所立廟榜曰義烈歲時祀之  
中興姓氏忠義錄曰劉晏燕山府人也建炎二年隨

劉正彥掌赤心隊降于丁進有功正彥敗晏降于韓  
世忠累遷直龍圖閣四年戚方反常州適晏兵至擊  
方大敗之走寇宣州知軍事李光固守其城晏追方  
至宣州大敗方解其圍方敗走晏追擊之不勝力戰  
而死時稱其忠勇立廟于常州

十一日壬子金人焚掠建康府執江東安撫使陳邦光  
渡江而去

金人焚燒建康府虜掠人民劫奪財物出建康府城  
靜安渡宣化而去身珠木屯于六合縣舟船入自瓜步  
口尾尾相銜擺泊至六合不斷建康城中悉為灰燼

矣金人雖已渡淮東猶無警安撫直寶文閣張鎮尚  
守揚州招信劉位以節制之職聚衆仕橫山帖然無  
一事軍唯飲酒賭博而已先是知真州向子志措置  
欲移治揚州洲而揚子六合之民願保方山子志棄  
真州金人據建康府大兵入二浙猶有游騎往來淮  
南大抵自滁河之西皆為游騎所擾而不過滁河之  
東金人既渡江北占六合于是真州為群賊所擾已  
不可居王冠率軍兵共守方山後渡江駐于溧水溧  
陽之間金人又占真州而揚州亦不可守張積乃棄  
揚州金人據建康半年餘江寧鎮米石至和州道路

往來不絕和州亦留兵戍守雜以婦人戴頭甲首軍  
號執兵器巡防城壁然無一軍乘虛城下與之為敵  
者惟邵青竹籬港探知建康城中金人不多且兀米  
等皆在浙東建康有可克之理是時青見有殺牛者  
牛拒力甚青取槍刺其洞其助而牛角角幹青中股  
青方病瘡不能行乃遣其次姓馬者率衆往收復建  
康既至水門暴雨電雷大作不克入而遂退青殺之  
廷單德忠為次又有都團陳德結衆欲殺金人部勒  
已定前期為朱都團所告德全家被害及及兵馬都  
監金沔死之金人圍建康也守南門番官稱萬戶者

常諭居民願往採者薪給牌子前去居民皆不從及被殺戮之餘方悟此萬戶之言乃陰欲保護居民使出城求生也

十三日甲寅戚方攻宣州不克退去宣州解嚴

戚方圍宣州遇劉晏直持其中又巨師古到及方戰于城北方三戰三敗遂引去宣州受圍凡二十九日受圍之初光妻管氏病癱甚苦至解嚴管氏皆不知人皆以為奇味大抵守城之法先要財物豐備是時府庫財物盈滿而大富人皆出銀錢為犒設故賊人積攻具以至積草積柴之類皆多以錢帛募死士燒之

而人亦願盡死力如城北木塔寺有木塔下瞰城中虛實當先除去而賊守甚嚴乃募人負草實其塔然後縱火令方下即有應募者是夜果有草實其塔內縱火火為塔所束如火柱衝天觀之雖可畏而人心則甚喜州初解嚴會隨功高下以金盃勸酒就賞其盃初方以宣州城為龜形當為真武法以禳之乃令攻城人多禳髮髮用紅帛帕首方既退去城之東壁摧壞者數十丈

岳飛殺劉涇併其軍

先是岳飛與劉涇合軍屯戍宜興飛領兵往建康劫

金人于靖安得勝回軍溧陽縣得涇軍將官王萬報  
經歆殺飛母及妻而併其軍飛大驚即令姚政往圖  
之政夜行城戍宜興以飛母命傳語涇適得家書請略  
訪未議事涇不虞其謀入其室則有楊某者伏于壁  
間遂殺經少刻飛到撫其衆

史康民及金人戰于定遠縣軍敗閻勅被執而死

史康民濮州人也初起于江東因迎神社會有織扇  
搗劔之類從物籍以為資遂擁衆亂聚衆漸盛乏糧  
食殺人食之號為餓蟲子轉至淮南往來于濠泗間  
張文孝在其中軍謂之張鈴轄文孝用鳧鷖及李徽

猷計遂背康民殺康民父母自為一軍先是閻勅在

越州除淮南等招撫節制使至崇德縣聞金人已犯

錢塘勅到平江招兵得數百人又聞金人在建康乃

取江陰軍路渡入柴墟鎮至楚州見趙立立方措置

楚州勅以上命授立右武大夫徐州觀察使知楚州

軍州事兼管內安撫使淮南東路兵馬鈐轄之告勅

至泗州而文孝在泗州出迎勅參拜且曰聞大尉將

到專來參迎勅甚喜勅與文孝至招信劉位發兵禦

之于境文孝戰不勝勅與文孝往濠州界下寨于黃

連埠文孝名為迎勅實挾勅也是時康民屯于韭山

文孝徃攻濠州康民乘虛掩黃連埠破其寨取勅及  
同行劉舜臣等一行歸定遠殺李徽猷得扈鷄至定  
遠鬻商剗其心以祭其父母康民又拜舜臣以謝殺  
扈鷄雪父母之仇金人周太師聞康民得勅屯于定  
遠也乃會亳州大太師兵渡滑口甲寅周太師入自  
西門康民出兵迎敵大敗而回大太師已自北門入  
執勅而去是役也康民幾死趙宏救之得免次日康  
民議追金人奪勅聞康民渡渦口笑宏相州湯陰縣  
弓手也時人謂之趙之鬚初勅迎奉神御趣離西京  
也於岳飛處借使臣十人而宏其一也循蔡河而下

至渺渺遇張用勅諒用歸朝廷以馬臯之妻一丈青  
嫁用為妻初臯為郭仲荀所誅勅周卹之以為義女  
既嫁用遂為中軍統領有二認旗在馬前題曰關西  
貞烈女護國馬夫夫劉舜臣者用之參議官用俾隨  
勅以行故舜臣在勅軍勅在南京金人欲降之不可  
欲以為京東安撫使不可乃被害

姓氏錄忠義傳曰閻勅有膂力善騎射少以班直補  
官靖康初累遷至管步軍司公事上南幸揚州勅  
番守京師建炎三年京師留守宗澤命勅軍河南府  
會合王彥揚進丁進等兵六十萬欲渡河迎請二

帝會暴卒而止三卒同杜充上表請上還闕以圖中原俄京城絕糧杜充赴行在勅亦領兵數千至淮南金人方南侵以節制淮南等路軍馬往拒之四年軍濠州定遠縣與金人戰不勝被執令同招張文孝攻濠州史康民乘虛襲文孝敗之勅被虜後金人又攻康民于蘆州勅同康民與戰敗績後被執勅罵金人不屈而死紹興元年贈檢校少保節度十七年謚壯節

### 劉超據荆南

劉超據荆南分衆犯峽州先是張俊以宣撫使往川

峽也經由郢州留小潘防禦一軍于郢州小潘防禦為部下彭筠所殺筠乃與超合超遣筠犯復州允所經過井邑丘墟人無噍類于是超欲取鼎澧以窺湖南二廣

### 劉位攻趙瓊寨

劉位遣人攻趙瓊寨趙位出兵欲卻之位大怒遂率兵攻瓊立復出兵為援且以檄告位大略言瓊已聽當使節制為朝廷守宿廷水寨當使乃淮南東路兵馬鈐轄泗州之兵皆合聽節制位乃止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三十九

炎興下帙三十九

起建炎四年五月十三日甲寅盡六月十一日辛巳

范宗尹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守參知政事

范宗尹辭免不允批荅 朕履國家之否運思得天

下之竒材以卿粵從布衣早有人望累擊摧臣于方

用未嘗奸利以微名每陳治道之可行無不會文而

切理泊實權參于大政尤灼見于所存一意盡公群倫皆理

乃付巨川之濟用符巖石之瞻制詔一頒縉紳相慶

佇卿行志知國有人謂當承命以周旋猶復抗章而



遜避惟此舉而國無陋矣今何時而卿辭位乎勉究  
良圖毋庸再請再辭免批荅 朕惟治亂兩塗未有  
不由于用相君臣一德相逢鮮值于同時卿識遠而  
才全謀深而器遠季古人之至要言天下之大公簡  
於 朕心非止今日故擢司風憲升預政機將觀所  
長不次而用而卿性資天至議論日新其重厚則如  
倚太山而坐平原語其疏通則若駕輕車而就熟路  
乃布大號任之不疑卿當圖群策以兼收念寸陰之  
可惜立規纂于素定應機會于方未輔成再造之基  
同享無疆之福此則盡卿致主之術而成 朕知人

之明也亟上封章百辭奚益所請宜不允仍斷未章  
遺史曰范宗尹拜右僕射張守除叅知政事宗尹具  
辭免賜詔不允仍斷未章汪藻行詞曰言其重厚則  
如倚太山而坐平原語其疏通則若駕輕車而就熟  
路乃布大號任之不疑宗尹讀之喜宗尹謂守曰今  
日之勢正如人之疾病沉痾方篤稍施駛藥立有顛  
仆之勢要使施設有序勿迂勿亟當相與戮力啓沃  
上前廣開言路揀拔賢材除別緇蠹節抑財用以至  
惜名器損僥倖斥豪左右彌縫庶乎其可也

張用自京西往東京轉南京界自柳子蘄陽趨壽春至舒城縣遂屯中軍其餘諸軍皆分屯四布是時金人方退建康渡江北和州以東金人往來野無所掠乃採草木但葉青而嫩者以火煮之搗去青水不問有毒與無毒但能咀嚼者悉食之以至動活之物不  
論飛走與蠕動得即啗之人皆困乏

改御前五軍為神武五軍御營五軍為神武副五軍崔增陷焦湖水寨

崔增磁州人隸閻瑾軍為將管泗州浮橋瑾棄泗州諸軍潰散增往壽春界劫中祝博士寨併其軍自濠

州轉往巢縣攻焦湖水寨增得小舟數隻直搆其寨寨有舟四五十皆淮西富商大賈及上戶富民初未曾經兵火不能迎拒盡為增所有虜掠金銀財貨子女之餘選壯充軍

孫興退濠州將校朱式率軍民請兵馬都監李玠權知軍州事

金人自建康渡江而北也壽春府軍周太師招孫興等還壽春官吏居民皆送于西門之外勸酒酌別興與滕郎中及所部兵盡行惟畱偽通判陳浩然在州興携二妓毛馬女楊蘇兒去以金價償其家自餘無

毫髮之擾興在濠州凡半年及既去將校朱式率軍民請軍馬都監李价權管軍州事价用司戶叅軍江洵武謀囚投拜官張宗望及偽通判陳浩然于獄遂復用建炎四年年號玠以洵武權通判軍州事以小溪巡檢魏進權兵馬都監

六月二日壬申劉光世未朝

七日丁丑劉位敗張文孝克滁州

劉位屯于橫山張文孝占滁州位以兵收復滁州丁丑至滁州文孝退走遂復滁州

八日戊寅劉位及張文孝戰于滁州被害

劉位既得滁州即以其屬李頡為司法叅軍是夜與頡同宿于子城中頡夢城中州屋舍盡倒既覺以為不祥拂旦文孝以其衆至城下位所引兵迎戰位逢兵衆數百以為已之兵也乃指麾殺賊而所逢者賊兵也位覺之欲急戰為賊所殺權知州某

權知清

沅縣梅俊迪權知沅縣丞張格非等州縣官皆散朝廷聞之即其地立廟榜曰剛烈

十一日辛巳趙立出兵攻捷懶于孫村浦

捷懶以大軍下寨于壽河去淮河孫村浦兩舍乃南北咽喉之路又作寨于孫村浦以守之趙立起宿遷

縣趙瓊水寨民兵于城中辛巳親率親隨百餘人取孫村浦寨遣統制王彥忠以兵數百防壽河之救兵金人自壽河寨日遣二三百騎往來于孫村浦往來州出兵急遣鉄騎來救之為彥忠所拒不得進立亦聞之人以以鐵騎未故不克攻而退彥忠亦歸

呂頤浩為建康府安撫大使兼知池州朱勝非為江州路安撫大使兼知江州使劉光世為兩浙西路安撫大使兼知鎮江府

周望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連州安置

周望以同知樞密為宣撫使棄其軍而奔太湖也以

宣撫使印弃太湖中金人已退募渙人入水求得之以宣撫使職弭節湖州殿中侍御史沈與求言其握重兵于吳門不能扞蔽脫身遁以致連城陷沒與沒諸郡以城降賊並緣為姦掠取民財等事乞正典法遂責授節度副使連州安置

陳規德安府漢陽軍鎮撫使兼知德安府

陳規字元則沂州人以明法補官靖康初轉通直郎知德安府安陸縣金人陷都城規率兵數百勤王半道兵潰而返會郡守及僚屬棄城出奔惟規獨留不去衆遂推規攝府事規乃集兵積糧脩城以守賊王

在党忠相繼未寇皆敗而去遷朝奉大夫直龍圖閣  
李彥義犯城規與戰頗克會孝忠為將張世所殺降  
于喬仲福數月揚進未攻不能下而退范宗尹為相  
分鎮以規為德安府漢陽軍鎮撫使兼知德安府趙  
延壽詐未寇規擊破其衆累加龍圖閣待制召赴行  
在在州八年屢破賊衆中原郡縣皆失守惟德安一  
城獨存識者偉其能然嚴刑重斂頗失人心規有  
朝野僉言後序曰規守順昌日得靖康朝野僉言具  
載金人攻城始末規反覆熟讀庸心疾首不覺涕零  
嗟我國家不幸有如此悲夫世之治亂國之強弱雖

曰在天有數未有不因人事得失之所致也揚雄所  
謂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靖康京城之難若非人  
事之失則天亦不得而為災若非天欲降災則人事  
亦無此失規不揆至愚竊觀金人攻陷京城朝廷大  
臣守禦將帥施設應敵捍禦攻城之失與夫嘗見却  
敵之策論列而序言之朝廷再援太原大臣以謂中  
國勢弱夷狄方強用兵無益議割三鎮以賂之殊不知  
勢之強弱在人為我之計勝彼則強不勝彼則弱  
若不用兵何術以壯中國之勢是夷狄之強用之則  
有弱有強不用則終止有弱而已強者復弱弱者復

強強弱之勢自古無定惟在用兵之如何耳河東安撫使統兵十七萬以援太原又招河東義勇禁兵伍萬共兵二十二萬尋皆敗績致太原陷于虜非兵不多蓋用兵之失也其所以失者兵二十二萬直前而行先鋒遇敵者有幾一不勝而却自後者大兵皆却是宜乎不能援也有識者觀之不待已敗而后如其不能援也豈不知攻城者分攻城兵備戰士運糧兵扼援兵若兵不多兵必不久而連退又不待其援也假使當時往援者將良得計雖無兵二十萬只十萬亦可必援又無十萬只五萬亦可必援為之援也又

不五萬至其下亦有可援之理且以五萬兵為率若正分為五十將路番十將護衛大將兼備策應內分三兩隊作諸扼援兵前廣張兵勢牽制扼援之兵以二十將分地深入虜境綿亘可布三五十里不知虜兵多少便能盡害以二十將周圍行偏僻小路尋鄉導多遣遠探向前設使伺望敵人打糧出兵多則退之少則擒之但絕其糧道必不深入直抵城下其賊自退又且兵既分遣則人力並用假令數將失利則大兵必不致于一齊敗衄潰散為盜京城之難其源在于援太原之失利也粘罕攻太原之壽陽壽陽城小

而百姓死守凡三攻殘虜之衆萬人而竟不拔此必  
城中有善為守禦之策者僉言以為城小而百姓死  
守者非也攻城者有生有死而善守者有生無死壽  
陽之人可謂善守而不得謂之死守又或云城小而  
堅者亦非也若用小矢石交通善守者亦難以設  
險施策規以為城愈大而守愈易分段教作限隔則  
易守若已守先策定險設伏使賊欲登城縱令登城  
已登即死賊欲入城引之入城已入即死亦有百里  
之城內有數步之城賊人登之守城之人便自甘心拜  
伏其拔城乞命于賊者非攻之善乃守之不善也九

月按砲于封丘門外大砲數百座皆在門外賊至不  
收遂令金人所得咸為攻城之具規以為城破亦不  
在此有善守者假使更資砲數百座亦必無害在于  
禦砲之術善不善害也統制官辛康宗以賊去城遠止  
兵不得放箭此言善也百姓鼓衆擊死已見其因乱  
素治之術失也賊先採濕木編洞屋以新牛皮蓋其  
上載之令人運土木填壕以進攻械守城人若得計  
則城內先施砲碎之亦可用單梢砲放遠至二百五  
十步外者蓋州郡舊用朝廷所降守禦冊定格單梢  
砲上等遠至二百七十步中等二百六十步下等二

百五十步不知京城留時倉卒之除用與不用此格  
若人不究心則下等二百五十步亦莫能及若能究  
心則二百七十步過之甚易又有小砲每十人已上  
不過十五人施致一座亦可以到數十步外不謂小  
砲不能害物人中四肢則四肢必傷中腰已上則人  
必死中馬亦然又况大砲每放一砲小砲可放數砲  
兼小砲不必用石以重三四斤泥丸為之泥丸之利  
亦博不獨放時易得無窮放去人人必傷死若要摧  
毀攻械則須用大砲及石金人攻守用大砲蓋欲摧  
毀城樓守城欲摧毀敵人攻械大砲與小砲遠砲齊

用縱賊在城在外伐木為對樓雲梯火車等攻械可  
以砲盡金人廣列礮石砲座尋碑石磨蓋石羊虎為  
砲欲攻之所列砲座百餘飛石如雨擊守城之卒死  
傷亦不下一二十人此非攻城之能蓋守禦官一時  
之失計耳苟守禦官得計止令卒近女頭牆坐城外  
砲未高則於女頭牆上過低則打中女頭擊砲在外  
無緣中人一卒不至於死傷又豈有死傷日不下一  
二十人者惟女頭牆稍加高厚則全安堵矣又須用  
造高木一丈長一丈濶一丈上下外直裏斜外密裏  
稀洞子外密處虜以大麻繩編如竹筥相似以備砲



石衆多攻壞女頭即于兩邊連進洞子向前以代女頭若此則砲石縱大至多亦無能損壞間有損者即逐旋抽換假令止如此捍禦則砲石亦何能害人已可必得無虞也賊以雲梯對樓攻東水門其間捍禦有設軒樓獲勝者固甚善也又恐人在車樓之上愈招矢石矣又攻東門守禦官亦以禦對樓雲梯至每以木衝倒仆死者無數此亦奇策然持撞木人與對樓上人相對不免互傷亦非全勝金人填壕橋成五對樓過壕攻城下列砲二百餘所屯梢砲可施五十斤石能散星砲每座可施砲石數塊砲石並發又以強弩千餘助之城上矢石如雨使守禦不能存立然後推對樓使登城每登樓上載兵八十人一對樓得城則引衆兵上此金人攻城之方也其大砲數多矢石齊發只前說女頭牆次備以洞子皆可以隔盡對樓登城每一對樓果能載兵八十人樓上廣不過二丈當立得幾人與守城人接敵者不過十數人而已假令八十人盡角力設施五對樓止四百人止外必無使兵亦無奇兵樓高須及五丈乘高而已其跡亦自危甚自履危地未與城上平地人接戰勝負人人可以自決若守城者如此法不勝則交戰于平田廣

野之地不知其敗如何况對樓于填軍壕上惟可以直退必不能如于城下橫行假使有千對樓所占地步數亦不多不獨接戰可以必勝縱兵上城獲全者術亦多矣不思則亦多矣賊用雲梯上要登城每坐雲梯須捨餘人可以負荷到城禦之亦難向前未縱不禦之使賊倚城登梯上至能頭少不能死者何以致之於死女頭墻裏雀臺上靠墻頭排杈木每空濶三四寸一根通度鎗刀向上高出女頭墻五六尺賊至女頭墻上必為排杈木隔至背後乘空守禦人于木空中施鎗刀繫刺不下者下而不死者鮮矣閏十二月二十四日再推對樓五座盛矢石未以竿衝倒三坐城士卒爭持草以燒之對樓木多而草盛火熾南風遂引燒城上樓子三座對樓既倒在城外必不能却回亦不能再起自是堵住賊人攻械來路可以置而不問燒者失也縱不引燒城樓止燒了賊樓子亦是城上人自持草火與賊燒開再進攻械來路雖然此事已矣失若守禦官別有守捍之具造城樓骨格欵于舊處安主者以理度之自是賊必不容矢石必倍守禦官若能令人依前說造洞子于關樓子處兩頭連珠並進不終日決可蔽合推代女頭牆以隔女頭牆矢

石雖愈倍于前亦必無害次于燒了城樓子兩頭措  
置深埋排杈木以防賊急登城上分兵兩向攻打城  
裏後下斜築向上至城面外垠向下陟峻次于城裏  
脚下取土為深壕三五丈築月城圍之使賊乘對樓  
到城如不下對樓上城却回則已若上城必自立不  
得到內壕內無不死者如此一剄賊必罷攻退兵不  
期守禦之人於此一失以致城陷重念國家之難豈  
不痛哉攻守之械害物最重其勢可畏者莫甚于砲  
然而亦全在人用若攻城人能用而守城人不能禦  
之則攻城人可以施其能若守城人能用則攻城人  
能者亦難施設竊聞虜人用砲攻京城守禦亦嘗用  
砲城面不濶必然難安大砲亦難容數多雖有砲臺而  
臺地步亦不甚廣又砲才欲施放敵人在外先見必  
須以衆砲未擊又城上砲亦在高處自然招城外賊  
人用砲可以直指而擊之以此觀之守禦之人可謂  
不能用砲也明矣假令當時于城裏脚下立砲仍每  
座砲前埋立木為衣敵人在外不見立砲所在雖有  
能用砲者何能施設或人以謂砲在城裏砲手不能  
見得城外事無由取的每坐砲別用一人于城上專  
管裏砲稍與外物相對即令施設少偏却令砲手少

那脚上大偏則令就拽砲人擡轉砲坐放過則令減  
人或用砲稍大者不及則令添人或用砲稍小者照  
料得一砲打中得砲少有不中又城裏立砲可置數  
百守禦人用砲若止能如此雖賊人用砲何能為也  
築城之計城面上必作女頭牆中間立狗脚木一條每  
女頭中掛荅篋籬惟可以隔遮弓箭弩手砲石則難  
以遮隔若改作平頭牆不用篋籬只于近下留品字  
方空眼與女頭相似亦甚濟用或問何以備禦城外  
脚下自有馬面牆兩邊皆見城外脚下于牆頭上墜  
下害賊之物賊人初到城下觀其攻械勢恐難遏宜  
便于城裏脚下取土為深濶裏壕壕外去壕數丈再  
築城裏一重對舊城門更不作門却于新築城下緣  
裏壕入二三里地新城上開門使人入得大城直行  
不得須至裏壕垠上新城脚下繚繞三二里地方始  
入門若此則假使賊善填壕止不過填外壕必不能  
填得裏壕賊若由門入城須行新城脚下裏壕垠上  
新城上人直下臨賊何物不可施用正是賊死地必  
不敢入既由正門入城尚不敢豈肯用命打城但只  
如此為備賊兵至多攻城百種試可談笑以待之又  
况京都舊城亦自可守若遂措置便可使勢如金湯

有不可犯之理兼京城之內軍兵百姓金銀粟帛計以億兆之數亦莫能盡若能竭力修作不獨添此一城一壕可不日而成假使添築城壕數重人亦不勞而辦重城既備然後招敵使入城議事彼若見之必不攻而自退俗諺云求人不如求己古人云上策莫如自治又事貴制人不貴制於人皆此之謂也京城周圍地約一百二十里聞當時賊在城外諸門多閉有以土塞者止開三兩門通人出入如此乃是自塞生路而為賊生路也及為守之計不獨大啓諸門仍于兩門之間更開三兩門使周圍有門數十座齊開于城內運土木出外填壕作路使戰出入無至自碍城上覘望敵人空隙稍成便處即遣兵擊殺或夜出兵使賊在外所備處多晝夜備戰無有休息彼自不能久攻兼既城內初開城門自運土填壕欲為出兵計賊在外填壕欲為入計不攻自破所以敢自初開城門出填壕者非謂其賊兵可欺蓋恃其自於城內設險已備引賊入城而死耳晉王浚遣都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末秭等部五萬之中以討石勒諸將皆勸勒固守以疲寇獨張賓孔萇以謂可速鑿北壘為突門二十餘道勒即以萇為攻戰都督造突門于

北城鮮卑入屯北壘勒侯其陣未定躬率將士鼓噪于城上會孔萇突諸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未桎等中皆奔散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獲鎧甲五千足此乃守中有攻可謂善守城者也後之守城者何憚而不法歟州郡城池之制人皆以為盡善城有敵樓而禦人用火砲摧擊城外有壕而虜人用洞子填壘城高教丈虜人用火橋鴉車而對接慢道雲梯等攻具登城據其城池之制可以自謂堅固前古所未有柰何虜人攻城雄傑亦前古所未有故事貴乎仍舊而人憚于改作皆不可必者古人所謂利不百者不変法功不千者不易器以今城池之制觀之雖然利不至于百而功不至于千其間有須更改者不可不更改也自古至人之法未嘗有一定之制可則回否則革也為今之計如敵樓者不可仍旧制也宜于馬面上築高厚墻下番呂字方徑及尺空眼以備眺望及施設槍踏駱墻裏近下以細木盖一两架瓦棚可令守禦避寒暑風雨屋墻裏皆墻低下則砲在外雖在外數多施設千万悉莫能及人壕上作橋橋中作吊橋時暫隔賊則可若出兵則不能無碍宜為吊橋兵出入俱利城門宜迂回曲于移向裏百餘步置

不獨賊矢石不及其舊作門樓處行入一步向裏便是賊陷窬可為番窬蓋百步內兩壁城上下臨賊人應殺賊之具皆可設施舊門前橫築護門牆高丈餘兩頭遮過門三二丈城門起閉人馬出入壕外人皆不見孰敢窺伺城外脚下去城二丈臨壕垠上宜築高厚羊馬牆高及一丈厚及六尺牆脚下亦築雀臺高三二尺濶四尺雀臺上于羊馬牆上亦留品字空眼以備覘望及通槍路一如大城上女頭（牆）牆裏雀臺上栽埋排杓木以備賊填平壕塹及破羊馬牆至城脚下則賊與羊馬牆內兩邊受敵頭上大城向下所施矢石即是賊當一面而守城人三面禦之羊馬牆內兵賴羊馬牆遮隔壕外矢石是羊馬牆與大城係是兩城相乘齊用使賊人雖破羊馬牆無敢入者故羊馬牆比大城雖甚低薄其捍禦堅守之効不在大城之下又羊馬牆內所置之兵正是披城下塞以留伏兵不知賊人以何術可解若此既有羊馬牆其鹿角可以不用仍于大城上多設暗門以備遣兵于羊馬牆內出入又羊馬牆去大城脚止二丈不令太遠者慮大城上拋擲磚石難過牆內反害牆內人又不令太近者慮其太窄難以回轉長槍又于大城裏

城脚下作深濶裏壕塹上向裏度地五七尺可作耒  
往踏外築裏城排杙木但多備下賊寇城應敵處用  
以此設備雖使虜人善攻不足畏也墨子宋大夫善  
守禦公輸般為雲梯之械將攻宋墨子見之乃解帶  
為城以械為牒第九設攻城之機墨子九拒之公輸般  
攻械盡墨子守有餘公輸屈曰吾知所以拒我者以  
此見攻城者宜乎古人以為策之下也夫守城者每  
見敵人設為一攻械而無策以應之者未有思也規  
嘗謂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  
可不察也又以謂兵者詭也用無中形詭詐為道故

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  
之近攻其不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  
是以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使敵不知其所攻今矣  
備禦之策宜乎藏之于身待敵而用不可以先傳之  
然而有傳之于衆而遠遠之于遠有利而無害有得而  
無失不可不先傳也嗟乎靖康丙午虜人以見戲之  
具攻打京城守禦者一時失計遂致城拔迄今一紀  
有餘而虜人不思當時幸勝尚以驕氣相矜在規于  
未知虜人攻京城械器施設之前則每見人云金人  
攻城大砲對樓勢不可當貴顯言之則快然而不敢



辨衆人言之則亦不敢痛折今即知其詳則豈可不  
盡剖其所見而言之况規忝冒朕當次對濫膺守臣  
苟無所見庶幾乎破彼奸謀便攻城掠地之心潛消  
于冥冥之中而致我宋之境無有還送迎若州若縣若  
守若令之人強者愈自奮懦者知自勉孰畏乎虜人  
之來攻城之械而城城皆可以自保若成我宋山河  
之壯者不可不論也規竊嘗聞國之利器不可以示  
人又机事不密則害成終終而國用兵之道以正合以奇  
勝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千變万化孰  
能窮之今止擄擄且虜人拔京城當時攻械施設略卒  
其捍禦之策大槩言之至于盡精微致敵之方誰不  
憚其文繁而有所得真不可示人者况死雖欲傳之  
有不可得而傳之者矣惟在乎守城之人來敵未至  
前精加思索應變之術預為之備耳區區管見不能  
自揆輒序于簽言之後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四十四

炎興下帙四十

起建炎四年六月十一日辛巳盡七月十七日

程昌寓鼎澧州鎮撫使兼知鼎州

程昌寓家傳曰建炎元年八月公以京西轉運判官入為尚書吏部郎官自南都扈從至維陽與時宰論事不合出守蔡二年八月至郡已為金人所破軍馬散亡盜賊充斥公乃招集流民簡練師旅其命將也不限資格惟有功者居上日與群盜戰每戰必克遂為強兵三年正月杜充留守京城招納賊寇張用王善而復逐遂圍淮寧兩月張用分其衆號二十萬未

寇三月至黃離去城二十里公度其遠未食先遣  
汝陽縣尉杜湛設伏以輕兵誘之賊果以萬人追至  
城東遇伏大潰絕擒其次首馬友友六月杜充赴行在  
檄公為留守判官月中至京城視事京城屢經虜寇  
獨啟四門餘皆闔行者居者皆以為病公至欲盡闔  
之又游手糶糧食市多鼠竊犯者雖一錢皆死公欲寬  
為一千副留守郭仲荀皆不從七月蔡父老五百餘  
人投牋於留司丐公還曰蔡存經寇攘自公臨治盜  
奔它境雖今有本道運判滕膺攝事民未安其政詞  
旨誠切杜充時為宣撫聞之檄公還八月十八日入

境城中來告前唐守滕收招巨寇王民亦謂一篲針  
者合王清兩軍約數萬中道蔡已入西境攝守以其  
弟收收故許其入城吏民知其入則蔡為墟矣極言不  
可弗聽公聞之宵征十九日黎明入城午漏上賊奄  
至趨門不克入公令營于城東來丐糧曰吾廩未嘗  
餽賊求倍市其直乃售賊番日而行過平榆乃肆掠  
微公則無復有蔡矣閏八月沒角牛揚進中十餘萬  
寇真和進雖降為西京安撫然擄擄不已且百端需于  
蔡公曰竭民血以資寇兵而給盜糧吾不忍也一切  
絕之故進既反遂來侵公令杜湛等各以部兵分掩

其時兩且夜劫其寨俘斬不勝計賊不能安怒且恐  
乃分兵四出聚糧造天橋雲梯謀攻城公亦為戰守  
備九月十一日公被召赴行在方趣裝忽聞金人渡  
河陽公乃上聞乞番捍禦寇退而行未報月末得上  
蔡狀言虜遊騎入二十九日虜騎數至城東及城大  
軍至屯于南東北三面約五六萬衆公令戒嚴且遣  
人緝城而出告警于行在是朝廷亦兩番虜入始檄諸  
道為備十二月初二日公遣時貴出兵擾虜營虜之  
初亦五席其累勝勢甚張衆亦心憚之公閉關偃旗息  
鼓既獻俘士氣大奮公乃啟扉繼之至初四日生獲

逾七百人虜睥睨七日莫測城中虛實乃退出師尾  
擊頗有所獲公自後連破賊曹貴楊勳斬馘甚衆又  
破田僧歌虬子兵擒歌公竒其狀愛其勇弗誅復委  
用之後率為良將所謂田臯者也四年二月以既除  
代奉詔提兵赴行闕會有旨罷諸路勤王之師除公  
鼎澧鎮撫使

解潛為荆南府峽州荆門公安軍鎮撫使兼知荆南府  
陳求道為襄陽府鄧隨郢州鎮撫使兼知襄陽府范之  
才起復為金房鈞州鎮撫使兼知均州馮長寧為淮陽  
順昌府蔡州鎮撫使兼知淮寧府翟興為河南孟汝唐

州鎮撫使兼知河南府江淮荆河京西等路分鎮撫范宗尹建議也

五月二十二日參知政事范宗尹等劄子奏臣等恭依聖旨就都堂聚議分鎮事宜畫一如後一諸鎮臣乞以鎮撫使為名一欲將京畿湖北淮南京東京州軍並分為鎮其陝西四川江南兩浙河南福建二廣並仍舊制一諸鎮除茶鹽之利國家大計所繫所入並歸朝廷及大依舊置提舉官外其餘監司並罷所有錢賦除上供錢帛等自合認數送納外其餘並听本鎮帥臣移用更不從朝廷應酬緣今初理宜寬

假而又責以備禦之事欲為編免上供三年候事力富實日自合依旧一今未分鎮州軍多經殘破或依緊要控扼去處理宜增重事權庶可倚辦應管內州縣官並許辟置知通令帥臣辟召具奏朝廷審量除授官吏廉污動動隋許按察陞黜其所管州軍並听節制遇軍興許以便宜從事其師臣不因朝廷召擢更不除代如能捍禦外寇顯立大功當議特許世襲奉聖旨依奏至是陳規已下鎮撫使

閑居錄曰宣和以來宦者童貫弄兵蔡攸京並幹樞柄邊帥大率皆小人以賄賂用之軍政盡廢非徒士卒

驕墮不可用且零落盡矣金虜大奔南牧不復可以  
支持靖康初 淵聖下令河朔欲令郡將世守事不  
果行今 上駐蹕維揚獻言者甚衆宰相黃潛善以  
謂非急務悉寢其奏建炎三年南渡至於餘杭潛善  
既罷余謬當柄途而士大夫復以藩鎮為請余為澤  
能虞卿等十九疏奏之且問陳以謂宜徵 藝初祖  
議時制宜行在為京師淮北為藩方淮南為郡縣會  
余罷去事亦不行次年六月范宗尹為叅政申其說  
置鎮撫使遂以為相降詔施行然規摹參錯多寡不  
均李成以舒蘄光黃四州叛徑擾江西孔彥舟授鼎

澧辰沅靖五州不赴犯湖南劉綱授濠泗岳飛授通

泰趙立授承楚薛慶授天長郭仲威授貴揚 王授

金房皆不能守推桑仲以宗尹之兄宗禮在其中故

授以襄鄧隨郢金均房信陽八郡地大人衆稍稍為

患仲為其徒所殺裨將李宏代之宏為偽齊所逐鎮

遂廢

婁室撤 離曷黑峯敗曲端軍於邠州白店原

即要曰時散 離曷陣於高原婁室黑峯率衆先戰官

衆合之賊少却撤 離曷恐懼至于號哭無何賊勢復

振官軍敗績由是賊中目撤 離曷為哭啼即君

二十五日壬辰知六安軍邊某殺金人盡殪

邊某初以金城寇城遂投拜金人以趙團練率北軍三百人屯于六合未經金人時守禦稍嚴鄉村強壯與射生戶皆聚于城中李成張用等皆攻擊不克邊某雖已投拜而強壯射生戶猶在城中金人有回歸之意道路風傳金人將盡驅六安之民北去故土官李六使者與邊某等密謀先事殺之每日邀請趙團練筵會趙團練不疑壬辰邊某及李六使率軍民及射生戶併殺金人皆盡

二十四日甲午知六安軍邊某棄其城

邊某已殺金人即告報居人盡納軍器少頃再告報依舊做買賣近晚又告二十四日棄城盡出出盡焚燒令各備乾糧甲午果棄城邊某令後軍洪某掠後放火城中一空是時張用在舒州有入廬州者張用立大旗招誘山東河北庶士失業人人尋歸之李六使為李成敗北去壽春境被殺

戚方詣張俊降

戚方犯湖州安吉縣上鄉侗里張俊以兵討之至安吉鄉導言上鄉路狹不可行兵俊乃遣王再興齎檄招之會岳飛追襲其後方無路進退乃詣俊俊乞降

與其徒鄭某號為三哥哥者同至安吉見俊俊先見  
方諭之曰國家多難當以忠義報國家不可負朝廷  
方曰不敢俊曰李守宜曰國家不負人爾亦不可負國家曰不  
敢俊曰是何不敢人言爾復欲反乃呼證左而問曰  
是人果欲反乎曰實欲復反俊命推出斬之方上馬  
簿有馬六万疋獻金玉珠珍不可計自方到在行日  
與中貴人痛博不行勝取黑漆如馬蹄者用炭火燻  
去漆乃黃金色也以償所負每一博不下数枚于是  
方已受正使矣時人為之語曰要高官受招安欲待  
富須胡做

七月十三日壬子馬吉為韓世清所敗

韓世清在蘄州敗劉忠得柔福帝姬蘄州甄采聞于  
朝即與世清同護送柔福帝姬之行在到興國軍路  
艱阻不能行四月朝廷差內侍蔣光輔來迎請柔福  
帝姬不許世清離蘄州祇令來至行在世清曰世清  
已起蘄州矣且得柔福帝姬者世清也囑采別具奏  
乞以世清同護送柔福帝姬且言已一面起發事  
上覽奏即降旨令世清徽州駐劄不許赴行在世清  
屯于徽州之懸縣馬吉以潰散餘兵方擾于旌德太  
平之間世清屯懸遂率眾往迎之為世清所敗其提



奔官孫抃死于乱兵吉自長壽由涇縣出宣城至廣德受光世招安世清追至宣而還

十三日癸丑崔增犯太平州

崔增既破焦湖水寨有大小舟数千艘又聞金人已渡江北屯于淮東增乃率其衆漸出柵江口未有所向遂犯太平州繞城劄寨甲寅夜以船百艘載攻具傍東南城角攻打賊衆約二千餘併力齊攻知軍州事郭偉盡力禦之有三賊首稱是閻將韓將呼曰城中有勇銳者請出挑戰獲港巡檢王宗引弓滿兩矢皆中二賊城上人謹呼賊衆稍却戊午数百人叩城

有賊首執大力有牌旗寫中軍將劉順順引衆犯西南城角宗又射中之宗遂率牙兵魏進軍士洪亮等下城與戰賊遂退去賊驅擄居民于城下剖齧殘殺又縱火焚燒天慶觀及居民故城不克屢為官軍所敗

張用奔于漢陽軍受鄂州路安撫使招安

五月張用諸軍在淮西乏糧六月轉至信陽軍復往德安府用屯中軍于三龍河曹成屯于應城縣諸軍散居連接至郢州絡繹不絕至是莫磨山寨軍乱統領將佐王林孟振張衙推等殺其統領官馬老爺王

林等謂之王鐵斬相州人初曾被擒入布袋倚船技  
上用刀斫其頸八刀以為死矣放入黃河中無何布  
袋繫頭脫遂槌而出漸復得活又謂之王八刀後為  
橫行遙郡張俊下作馬軍將官者是馬老爺王既死  
者聞之曰軍容不整至使軍中自相屠殺豈為殺一  
馬統領乎是欲殺張用耳用請從此自往求一死處  
諸人各各耐辛苦有隨用去者至淮陽有衆一二千  
時馬友在漢陽界內知漢陽軍范某惧倉庫不能給  
乃以軍事并倉庫見在移牒與用遂為知軍鄂州路  
安撫使李允文遣張定国往招用用受招安定国乃

遂旋濟渡至南岸允文怒曰何不且撫定而遠濟渡  
乎乃移文問之曰用惧遂反自漢陽界擄掠強壯而  
去允文遣水軍張崇追擊不及曹成聞之老爺之死  
又聞用自奔去大怒令執捉中國人到即斬之成常  
悞中軍統領官吳某實不同其謀成使人執至責以  
軍律不整使下有謀上者遂斬之

十七日丁巳郭仲威出平江府率衆奔于興化縣

郭仲威擾平江府之民朝廷聞之遣張俊來治仲威  
之罪仲威竟之率衆出平江府遁走屯于興化縣朝  
廷授以真州鎮撫使

巨師古軍于杭州薛師成軍于婺州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四十一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四十一

朝散大夫充荆湖北路安撫司參議官賜緋魚袋臣徐夢莘編集

炎興下帙四十一

起建炎四年七月二十七日丁卯盡八月十日庚辰

二十七日丁卯金人立劉豫于北京國號齊

金人冊豫文曰維天會八年歲次庚戌七月辛丑朔二十七日丁卯皇帝若曰朕公於御物不以天下為己私職在牧民迺知王者為通器威罰既以殄罪位號宜乎授能迺者有遼運屬顛危數窮否塞獲罪上帝流毒下民太祖武元皇帝杖黃鉞而拯黔黎麾白

旄而誓師旅妖氛既掃區宇式寧爰有宋人來從海道願輸歲幣誓復漢疆太祖方務善鄰即從來議豈期天方肇亂自啓釁階陰結叛臣賊害宰輔招集姦慝擾亂邊陲肆朕續承仰循先志姑存大体式示函容廼復赦匿逋逃夸大疆域肆其貪狼自起紛爭擾吾外屬之藩鄰取其受賜之疆土因彼告援遂與解和終莫聽從巧為辭拒爰命將帥諄諭盟言許以自新終然不改偏師傳汴首罪奔淮嗣子哀鳴請復懽好地畫三鎮誓至萬年凡有質要悉同文約既而官軍未退夜畫衆以犯營誓墨纒乾密傳檄而陞壁私

結人使陰廟諱事端以故再遣師徒詰茲敗累又起畫

河之議復成款戰之謀既昧神明廼昭聖祖鑒京城

摧破鼎祚淪亡無併爾疆以示不貪之德止遷其主

用彰伐罪之心建楚新封守宋舊服庶能為國當共

息民不料懦夫難勝重任妄為退讓反陷誅鋤

重念斯民亂于無主久罹塗炭未獲昭蘇不委仁賢

孰能保定咨爾具位劉豫夙擅直言之譽素懷濟世

之才居于亂邪生不偶世百里雖智亦奚補於虞亡

三仁至高或顯從于周仕當姦賊擾攘之際愚氓去就之間奉郡來王奮然獨斷逮乎歷世厥勲克成夫

某街命王和已  
孫階身之計  
其人術反為  
曰之實忍視  
甘為俘虜  
難合堂  
魚腹米于  
心之幸  
富越五良

委之安撫德化行任之尹牧獄訟理付之總戎盜賊  
息專之節制郡國清况有定哀救亂之謀必挾拯  
扶危之策使民無事則橐弓力穡有役則釋耒荷戈  
罷無名之征捐不急之務廟諱隱逸奉孝廉振紀綱脩  
制度省刑罰而去煩酷發倉廩而息蠹螟神人以和  
上下協應比下明詔詢考輿情列郡同辭一心仰戴  
宜即始歸之地以昭建業之元是用遣西京留守高  
慶裔副使禮部侍郎知制誥韓昉備禮以璽綬寶冊  
命爾封疆並從楚旧更須安集自相攸居爾其上体  
天心不從人欲忠以藩王室信以保邦圻惟天難諶

惟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尔其勉哉勿忽朕命玉冊計六

十六萬方每方字字兩行金填字豫遂僭立于北京肆赦云門下自前

朝失御率土無依內離民心致蓬起弄兵之盜外開

邊隙來鷹揚問罪之師山川靡寧干戈互動耕桑廢

業隳畝望彌而荆榛老幼逃生廬舍多為之灰燼厚

野厭于流血溝壑填于殘骸兵火連年不休亂離自

古所少言之流涕念及痛心嗟赤子之無辜莫皇天

之降禍宣命亟班於上國郡制特設於東州顧朕何

人誤承此任自念風猷寡陋家世側微昔也壯年久

林泉之是樂今為晚節豈軒冕之為心屬乞退閑竟

無允命提綱五路空殫夙夜之勞歷試暮年茂著錙  
銖之效雖近地稍形於康乂而遠民未免於飢荒方  
圖自刻而歸教有懷它之望顯冊之既申命要在必  
從避拜者凡四章無所不至使命愈加乎難御迫軍民  
不容于遁逃至于屬部之州列奏樂推之牘此豈人  
事致尔實有天数存焉知便安難遂於己私則吉凶  
宜同於民患當天造之草昧念王業之艰难恭受援冊  
儀尚循墻而欲避勉應位數若負刺之不逞雖非虞  
舜之明揚幸無成湯之慙德已於天會八年九月九  
日即皇帝位因號大齊布告中外咸知朕意念世道

交喪國俗益訛貪頑未變於餘風註誤多懼於憲網  
力期化洽深軫哀矜宜布湛恩與之更始可大赦天  
下云於戲臨深履薄何以當付托副字之隆拯溺救焚何  
以慰來蘊之望公卿宣力士庶協心共贊鈔冲以臻  
康泰以前宗正寺丞李孝揚權左丞濟南通判張東  
權吏部侍郎兼右丞子麟大中大夫提領諸路兵馬  
知濟南府以延康殿李士前宣奉大夫前太原尹張  
孝純依前宣奉大夫開國公守尚書右丞桐弟益為  
北京留守都水使者王夔汴京留守并東平府以為  
東京以東京為汴京改南京為歸德府豫生於景州

守濟南節制東平僭位大名起四部強壯為雲從子  
弟應募者數千人四太子南寇回以李鄴李休李倂  
鄭億年臣豫以倂為監察御史億年權工部侍郎  
節要曰先是虜中偽留守高慶裔獻議于粘罕居地曰吾  
君奉兵止欲取兩河故汴京既得而復立張邦昌後  
以邦昌廢遂故再有河南之役方今河南州郡自下  
之後亦欲循邦昌故事元帥可首建此議無以思歸  
他人蓋以金人自陷山東捷懶居地久居濱淮劉豫以相  
近奉之尤喜捷懶嘗有許豫僭逆之意慶裔粘罕腹  
心也恐為捷懶所先遂遽建議務欲功歸粘罕居地粘罕

從其說遣慶裔自雲中由燕山河間越舊河之南劉  
節制舊河為界首至豫所隸景州會吏民於州治諭以求賢  
建國之意郡人莫敢言之皆曰願聽所奉某等不知  
賢者慶裔徐露意以屬劉豫郡人迎合虜情俱豫權勢  
又豫適景人也故共戴之慶裔喜曰爾與朝廷帥府  
之意在正相合爾遂令列狀奉之慶裔至德博東平  
一依景州之例既至東平則分遣諸郡以取願狀歸  
至雲中具陳諸州郡共戴劉豫之意及持諸吏民願  
狀於粘罕復令慶裔馳問劉豫可否豫陽辭之又且  
推前知太原張孝純慶裔婦報粘罕又遣慶裔喻豫

曰戴爾者河南萬姓孝純者惟爾一人難以一人之情而阻萬姓之類爾可就位我當遣孝純輔爾豫諾之粘罕於是令右監軍兀室馳稟於虜主吳乞買從之故豫得僭位或謂本鄧州鄭叛臣張剛中獻策於慶裔慶裔以三班奉職酬之復以其說為已見獻於粘罕非也金人入寇山東指以邦昌為名不易官制風俗者其議素已定矣不然憚豈敢擅許於人耶劉豫揣意求於虜慶裔懷私屬於豫其所由來漸矣非自剛中始也然剛中之罪豈勝誅哉

太行義士石子明與金人漢軍萬戶韓常戰於真定大敗常軍

石子明與韓常戰于真定西山胭脂嶺大破常軍常軍千戶劉慶餘為砲折其頸金人以萬戶北都總管之職千戶北節度使百人長比刺史令燕雲諸路民兵千戶百人長乃以家業或丁數定之在軍則權為千戶百人長散則還為散民

二十日庚午水賊崔增攻太平州

崔增自癸丑寇城下攻擊不克至是退去

八月一日辛未朔岳飛除昌州觀察使通泰州鎮撫使

五月岳飛有靖安鎮之捷生獲金人三百餘人至是



岳飛獻俘于行在授昌州觀察使通秦州鎮撫使  
桑仲陷襄陽府

京西制置使有曹端者自京城陷聚眾擾于京西號  
為曹火星千秋遣人招之屯于襄陽城下是時桑仲  
在唐州盡取強壯為兵唐州之民在桐栢者盡為董  
平攢集屬董平者退進無所依皆空願歸于仲仲  
之眾漸盛遂自光化軍將寇襄陽千秋遣端禦之并  
檄鄧州譚克為援端與仲相遇于高車急擊之仲敗  
稍引退端以獲捷報千秋會克遣騎兵五百來策應  
千秋曰譚安撫馬軍皆精銳當策應功耶遂率眾退

于中廬南漳之間且曰令馬軍破賊仲聞端已退去  
整眾而還與鄧州馬軍遇地勢皆坡坂而有柢林俗  
呼為字蘿垌非騎兵之利鄧州大兵敗仲遂寇襄陽  
千秋公安親隨兵未嘗歷戰陣皆輕佻欲出戰千秋  
不許至于再四乃令出戰悉用行纏扎腿以青紅帶  
繫定着新布衫如市井間做場弄棒人仲以馬軍數  
百伏路兩旁俟親隨軍終過未盡即突出盡喝令坐  
親隨兵皆坐以棍棒次第敲殺之方其敲也有一人  
奮身而起大呼曰我與你擡擔仲之黨皆大笑有失  
仗者千秋下統兵官貴仲正等諸軍皆散千秋棄城

奔于中廬仲遂據襄陽千秋遣人密說王闢使圍端  
關者端之裨將也遂殺端衆軍皆散或百十人或三  
二百人各為火伴者莫知其數唯後軍李忠寨差遠  
獨不散散與不散者盡戴白巾聲言為曹太尉報仇  
千秋不可居乃轉往金州自此入川矣

七日丁丑李允文為鄂州路安撫使知鄂州

靖康間李允文以教王寓辭避奉使謫聞者數年張  
浚為川陝宣撫使道出鄂州允文謁之浚與允文偕  
行至京西以為京西提刑時趙宗印屯于鄂州欲隨  
浚入川乃以兵馬盡交與允文而吳錫初受宗印招

安亦在其中至是允文為鄂州路安撫知鄂州盡以  
其兵行

張俊為檢校少保定江昭慶軍節度使

制曰門下三軍利用莫如忠勇之兩全十乘放行尤

貴武文之兼寵朕博稽輿論優獎虎臣乃疏進律  
之褒用竦在廷之聽具官某性資沉鷲材力驍雄得  
孫吳方略之奇兼信布爪牙之勇執干戈而衛社稷  
居存蹇之忠安邊境而立功名躬履堂之陣昨  
緣多故尤見殫誠提萬旅以趨朝扈六飛而復辟旋  
因冬狩番駐海壖偶胡馬之長驅帥王師而鏖戰奮

當大敵援枹鼓以忘身生掃妖氛用鯨鯢而築觀茲  
及行朝之底定復銷羣盜之搶攘併錄茂勲用加醜釀  
賞秩視三孤之貴地兼兩鎮之崇載錫爰因仍加真  
賦增中權節制之重示上將威儀之多於戲有功見  
知朕既每存於大信縱敵生患汝其勿替於前功  
惟一心同獎於朝廷斯千載永書於令甲服予之訓  
時乃之休

十日庚辰

隆祐皇太后至自虔州

盧益辛企宗護衛

隆祐皇太后至行在李回揚惟

忠防衛六宮

王瓌軍于信州

王瓌自馬家渡失守潰散由徽州走浙東至虔州為  
神武右軍馮宗回追及戰于天寧寺前瓌走福建路  
宗回及李俸追至南劍州然瓌乃潰兵非盜賊也

朝廷命軍于信州

薛慶及金人戰于揚州軍敗被殺郭仲威棄其城奔于  
吳化

兀木身珠自建康回軍至六合縣欲發舟船取楚州路行

而趙立身珠在楚州薛慶在高郵軍舟船不可發故兀木  
駐軍六合未得歸趙懶身珠自壽河寨往六合見兀木議

事請益兵會孫村浦壽河之軍共取楚州石末乃分  
三太子兵欲攻高郵時郭仲威為真州鎮撫使移文  
報高郵薛慶、知金人欲攻已於是率兵來揚州會  
戰庚午慶至揚州與金人遇遂進戰不勝慶引還金  
人追出東門外慶墮馬被殺馬尋舊路走還高郵軍  
中見之曰馬空還矣薛太尉其死乎仲威棄揚州奔  
具化

姓氏錄忠義傳曰薛慶建炎三年率兵數千據高郵  
軍善用大刀勇冠諸軍知樞密院事張浚往撫淮南  
至高郵軍慶詐降拜馬首迎入城執之浚部下陝西  
兵三千多見殺逼浚令出慶軍將士官告三千道四  
年除楚州鎮撫使朝廷約諸州鎮撫互相應援紹興  
元年金人攻揚州圍鎮撫使郭仲威慶往救之殺金  
人兵甚衆慶力戰而死世稱其忠勇絕倫能以功  
掩過者唯慶能之

金人陷高郵軍措置高郵軍事因奉御棄城走

金人三太子既敗薛慶之軍于揚州即長驅侵高郵  
軍副統制王林出城迎戰不勝奔于通泰高郵遂陷  
措置高郵軍事因奉御走還楚州

張用中軍徒黨歸于鄂州

張用已受鄂州招安曹成以馬老爺事執捉中軍人  
多被張戮者用之妻一丈青奮身出招中軍人隸麾  
下中軍人皆歸之有衆貳萬餘人皆訴無糧食一丈  
青曰待我措置猶未知用投鄂州受招安俄有人報  
用已受措置司招安一丈青乃率衆趨鄂州避馬友  
不由漢陽取間道漢陽之後自下流渡江復與用合  
趙立起趙瓊寨民兵不至

先是六月趙立起趙瓊寨民兵于城中七月復放歸本  
寨至是金人已陷高郵軍糧南懶欲併高郵金人共攻  
楚立遣楊柳全率親隨五十人起發瓊民兵起諸寨

首領共圍解圍楊柳全至吳城土豪徐宗城曰滿家  
良賤皆為楊柳全殺戮今乃敢來此耶遂與土豪衛  
進及瓊等謀殺楊柳全割斷楊柳全脚筋以棗木為  
大枷械其頸置之井上垂其身而死扛出之擲屍于  
清河中親隨五十人唯一二人得生還時楚州已被  
攻急立聞之大悔咬指出血滴血寫書責己差蔣某  
招水諸寨無應者趙瓊贈蔣某銀衣服等使歸援兵  
遂絕矣

李邦彥吳敏李綱皆復舊官

張琪移屯于襄安鎮

初張琪屯于舒城縣界李成在舒州頭子山遣人索  
根草琪惧之移屯于廬江縣四月琪破礬山寨先是  
盧巡檢者聚衆自保既遭琪所破乃奔散渡江途中  
之人以為姦細遂殺之六月琪破崑山寨至是移軍  
屯于襄安鎮

范宗尹量移王時雍徐秉哲莫俦吳玠王紹王及之胡  
思等仍薦孫覲汪藻李擢陳戩等  
范宗尹量移王時雍等皆不聞奏議者譏其不公  
翟兵令其子琮及趙林敗金人于永軍

金人侵犯陵寢翟兵遣其子琮及統領官趙林率兵  
由河陽南州至鞏縣永安軍邀擊屢戰皆捷襲逐至  
浞池縣出界

翟兵加武略大夫兼閭門宣贊舍人為河南府孟汝唐  
州鎮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河南府事管內勸農使  
朝廷以分鎮之內權擢翟兵為鎮撫使制詞有曰果  
毅自奮智略有餘總合師徒貫擣劍摧鋒之意襲逐  
勇寇有覆軍搴旗之功先是兩河陷沒兵以京西與  
河東河北接境是時尚有志義之人聚兵保守山寨  
不願順番者兵遣親信持蠟書取間道以結約之如  
向滂王簡王英等數十寨願聽節制兵具聞于朝廷

上大喜遂命吳經制使王擇仁同領其事擢吳節制  
應援河北河東兩路軍馬使吳遣人作商販渡河密  
齎撫諭自是并分澤潞晉絳懷衛河陽縣數州山寨  
首領盧師迪李吉李彥隆馬夜叉李遵宋德革至河  
陽見吳矣

孔彥舟據潭州

朝廷除程昌胤鼎澧州鎮撫使兼知鼎州詔告既到  
昌禹檄傳鼎澧間孔彥舟在鼎州仍渡江取太平村  
入湖南界至寧鄉縣王以寧率師拒之不勝彥舟遂  
入據潭州

捷懶使特木也萬戶撫諭趙瓊寨

捷懶會高郵金人併攻楚州慮趙瓊寨為楚州之援  
也乃遣特木也萬戶往撫諭之瓊已拒楚州之命不  
發援兵又徐宗成等殺其未使楊柳全遂約特木也  
萬戶特木也萬戶至宿遷縣追瓊等諸首領聽命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四十一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四十二

炎興下帙四十二

起建炎四年九月一日  
庚子盡十月一日庚午

九月一日庚子朔呂頤浩駐軍于饒州

呂頤浩為建康府路安撫大使兼知池州張道王渙  
顏孝恭巨師古楊惟忠王瓌六軍皆聽節制李成寇  
江州頤浩乃駐軍于饒州四望山

三日壬寅知德安府陳規以王命招馬友降

馬友擾于京西湖北也以其眾寇德安府圍城數月  
不退知府陳規守禦甚嚴友不能近規乃與友約通



買賣鹽一斤為錢二十千八月有奉使往四川回者以路不通行使番府中規乃與奉使謀令以上命招友受降友許諾約既成而奉使行友乃以文字報前路不得邀掠奉使至孝感縣尉告之以前途難行奉使遂止而友復猖獗矣時曹成屯于三龍河也

四日癸卯通泰州鎮撫使岳飛入泰州

七月岳飛除通泰州鎮撫使至是以本部兵入泰州飛治軍嚴整將士畏之禁止軍中不得搔擾百姓尤得民情

馬進入吳國軍

馬進自黃州渡江由大冶縣寇吳國軍知軍李儀及軍縣官皆在城中遂開門納之進入城放買賣不殺掠如官軍焉

趙延壽寇德安府

趙延壽號趙不忙以衆犯德安府陳規禦退之

二十日己未金均房州安撫使王彥及桑仲戰于平麓縣長沙平仲敗走追至竹山縣而還平仲退據房州

王彥在金州時中原盜賊蜂起大者據縣鑄印章擅生殺更相吞噬以圖非望而饑饉荒榛無所資給惟四川號為全富金州適當蜀之門戶彥撫民治軍寬

猛得宜軍民皆信嚮之巨寇桑仲已陷襄陽進攻均  
房知州李倫清常知幾脫身奔竄仲勢益張有窺四  
川之意擁衆號三十萬直犯金州白玉關彥以官軍  
保長沙阜仲者彥之舊部曲也以申狀懇請於彥曰  
仲於公無敢犯顏假道入蜀以就食耳彥語將佐曰  
吾素知桑仲之為人善馭士卒輕財善鬪然勇而無  
謀決為諸公破之乃遣統領官閻立為先鋒立血戰  
不勝馬陷于淖中其子璋馳馬適退立呼之使救璋  
不顧而去立遂被執為賊碎其屍立罵不絕口而死  
人心震恐且糧食不繼或請避賊鋒彥曰方今醜虜

在陝右桑仲在安康則四川腹背受敵柰天下何吾  
荷國家厚恩誓不與賊俱生以母老托其友遂率同  
統制王宗尹相為犄角時官軍統二千人彥謂諸將  
曰大丈夫要當以忠義死節豈可効鼠輩偷生負國  
敢有言避賊者斬人皆奮勵願爭先致死己未賊張  
步騎六道並進其勢甚盛彥執旗大呼麾士士悉殊  
死鬪自辰及酉賊大敗追襲二百餘里賊陣黃水還  
據房陵

張浚以陝西五路軍于富平為妻宿所襲諸軍不戰潰  
先是張浚以川陝宣撫之職後生氣銳欲聚兵深入

削平禍亂初至漢中會諸將問大率之策前軍統制  
王彥獨以為不可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皆未相通  
若少有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兵利闡州與洋  
以固根本設若敵人犯境則檄諸路將帥互為應援  
以禦敵若不捷亦未至為大失也時浚之幕客皆輕  
俊其氣未銳見兵馬已集謂大功可成要當疾進聞  
彥之言皆相視而笑曰提兵數萬乃畏怯如此何日  
可成大功彥以計不行即請為利州路鈐轄而去浚  
駐于秦州金人敗吳玠于彭店原復還河東浚欲大  
率因問威武大將軍曲端有何計策端謂承平之久  
人不經戰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且宜訓兵秣馬  
保疆而已俟十年方可議戰浚不喜乃曰將軍持不  
戰之說豈可以當大將端曰唯遂納威武大將猶用  
端為參謀時王庶亦為參謀謀論不協端因辭遂以  
為都轉運使隨軍而已端與彥之言不用由是浚與  
幕官劉子羽輩專為攻戰之謀常會諸幕客中有言  
兵馬一集可一掃金人盡靜者浚大喜之幹辦公事  
郭爽應聲曰不知是怎麼地一掃用條帚掃唯復用  
掃帚掃一坐皆驚愕浚亦默然是時大率之議已定  
三尺之童皆知其不可幕客與兵將官心知其非而

口不敢言唯喏相應和者十八九間有反復論難者  
又持之不堅獨揚晟卿極言其非浚不從兵事既奉  
晟卿乃求行邊不隨幕府浚乃竭全陝六路事力舉  
于富平金銀錢帛糧食如山積浚以熙河路帥劉錫  
為都統制浚以九月發秦亭親督戰六路兵二十萬  
馬七萬約以更相策援浚見兵馬俱集大喜謂當自  
此便可以徑入幽燕問曲端如何端曰又敗浚曰若  
不敗如何端曰若宣撫之兵不敗端伏劍而死浚曰  
可責狀否端即索紙筆責令狀曰如不敗甘伏軍法  
浚曰浚若不勝復當以頭與將軍遂大不協金人叱  
于大封縣相去八十里而婁宿字堯方在綏德軍衆  
請擊之浚曰不可夫戰者當投戰書約日會戰乃遣  
使投書金人不報書凡數往浚大書于榜曰有能生  
致婁宿字堯方者雖白身亦授節度使賞銀絹皆萬計  
婁宿字堯方自綏德軍來移軍與官軍對壘榜其軍曰  
有能生致張浚者賞驢一頭布一疋婁宿字堯方率數  
十騎登山以望浚軍曰人雖多營壁不同千窻万孔  
極易破耳浚猶遣使約戰金人許之至期輒不出兵  
以為常浚以婁宿為怯且曰吾破虜必矣幕客有請  
以婦人巾幘之服遺宿者諸路鄉民運糧草輜重者

絡繹於道路至軍則統寨安泊每州縣自為小寨以  
車馬為衛十十五五相連不斷先是知鳳翔府兼權  
永興軍路經略安撫司公事吳玠謂地勢不利且據  
高阜眾曰我師數倍又前臨葦澤非騎兵所宜不聽  
是日也妻宿亭董選三千騎奪食令折合亭董率之  
囊土逾淖徑赴鄉民小寨鄉民奔亂不止踐寨而入  
諸軍驚亂浚乘騎急奔諸軍皆潰唯環慶路經略使  
趙哲牌旗不及卷眾呼曰環慶路趙都承先走至邠  
州乃稍定金人得勝不追所獲珍寶錢帛如山岳不  
可計郭奕為詩曰妻宿大王傳語張老謝得送到糧  
草斗秤不畱一件怎生見得多少浚自愧輕率無功  
乃歸罪趙哲矣或有以諸葛孔明比浚者幕客或以  
為譏而怒之彼曰非敢譏也孔明應變將略非其所  
長是以似之

二十五日甲子金人陷楚州

金人用降人衛進言專攻北壁四十餘日晝夜不怠  
己未砲著敵樓礮石中趙立股骨折而死徐州人密  
藏埋其屍立死之六日而城陷立一妻一妹一女年  
十餘歲一男方總角或遭擄掠或被殺害皆盡後有  
人見其男在虜寨中猶言我爹、死後便有此事聞

之者為之墮淚立在楚州也視金人如仇讎每言及金人必嚼齒而怒常戒約士卒唯以殺金人為言且日若不辛城陷則當備巷戰每一巷口皆以磚壘合隔三五巷為一間道出兵以殺金人則金人可以尺殺每戰皆親履行陣為旗頭見士卒有回顧或退移一步者定行軍法故人人用命不敢有退怯心君子謂向使立以城陷巷戰而死其忠義之節必高出於張巡許遠之上惜乎死於砲之餘威不得見之哀哉加贈奉國軍節度使謚忠敬立廟楚州與十人恩澤皆無承受者初立入楚州也有徐州軍民老小僅數

千強壯唯二千又有楚州將兵約二千四縣民約五千淮陰縣首領嚴宗義兵也共不滿萬人受圍既久徐州人漸有歸鄉而去者圍城初有野麥野豆可以為糧後皆無生物有見苽盧根男女無貴賤斲掘之後水所沒城中絕糧食至草木有屑榆皮而食者親戚互相食嚼至城陷而心不變城陷之始四縣民兵爭門而出往、有得生者民兵首領茅五石琦蔚高虢有千人敵皆得出唯左彬不忍棄其妻彬乘馬坐妻于馬後以繩雜之手提大刀爭門而出手殺數十人力困而死紹興五年徐州將校出立屍改葬自頂

至足無一支脫落者唯左股為砲所傷骨折不續人皆竒之

忠吳姓氏忠義傳曰趙立徐州人也少為軍卒建炎三年領兵數千與金人苦戰徐州互有勝負以眾寡不敵率兵走楚州尚有八百時無守即命立為泗楚州鎮撫使金人以重兵圍之一年盡其攻擊之術立以死威拒破之城甲居民有小過即誅斬一家死無遺類威勇振一方前後殺金人數萬多為人犯懸之城上金人每欲渡江以立正梗淮東故不敢渡劉光世以兵五萬衆潤州畏大金不敢進朝廷命以兵救立不敢來詔加觀察使後拒大金于城上中砲而死年三十七大金聞立死爭以雲梯登城城中兵死戰又大敗之殺其數千人然城中無主將恃勝弛備大金探知之遂爭登城城陷皆屠之朝廷嘉立之忠贈開府儀同三司後賜廟于泗州號顯忠

追荐泗楚等州鎮撫司趙立并陷沒官吏軍民黃籙道場青詞伏以比者醜虜憑陵羣方震擾塗炭既彌於淮甸襟喉適在於山陽惟時帥臣為國城守提孤軍而力奮冒疆敵以直前孳兵戮及於三時叩壘殆逾於百戰貫精忠於日月塞英氣於乾坤雖云壯志

之莫成固已榮名之不朽念元身之遷沒極思數以  
難酬輒整丹誠仰干洪造按科儀而載被冀仙聖之  
來臨特重助順之明俯錄盡忠之魄嘉其節死處以  
仙科坐超萬化之塗永脫九幽之籍不淪為物以勸  
事君追薦趙立等道場罷散朱表解紛排難嘗力蹈  
於危機福善禍淫固莫逃於照鑒惟干城之故將實  
當世之奇材既忠勇以忘身宜神明之護祐至誠而  
動天地固異常倫忠死而作神仙况存明訓

前御史中丞秦檜將家屬自虜寨逃歸至漣水軍丁禊水寨  
御史中丞秦檜初以不賴立張邦昌遭粘罕拘執北

去并其妻王氏同行隨行有小奴硯童少婢吳兒御  
史街司翁順而已至金国見虜主文烈帝高其不附  
立異姓之節以賜其弟捷懶南為任用任用者執事也  
捷懶亦高其節甚相親信金人許隨南官遷徙之人  
各逐便硯童吳兒翁順皆不欲捨檜去乃共約同生  
死遂不相離金人欲用捷懶南提兵而南也命檜以任  
用偕行檜密与其妻王氏為計至燕山府留王氏而  
已獨行王氏故為喧爭曰我家翁父使家嫁汝時有  
貲財二十萬貫欲使我與汝同甘苦尽此平生今大  
金国以汝為任用而乃棄我于途中耶喧爭不息捷



瀨與檜之居鄰比声相聞捷懶南妻一車婆聞之請王  
氏問其故王氏具以告一車婆曰不須慮也大金国  
法令許以家屬同行今皇弟為監軍亦帶家屬在軍  
中秦任用何故留家屬在此而不同行也白之捷懶南  
捷懶遂令王氏同行由是覘童與兒翁順亦偕行檜  
為任用又隨行作參謀軍事又為隨軍轉運使在孫  
村浦寨中楚城陷孫村浦寨金人紛、爭趨入楚州  
檜常以稍工孫靜為可與語遂密約靜于淮岸乘紛  
紛不定作催淮陽軍海州錢糧為名同妻王氏覘童  
與兒翁順及親信高益恭等數人登小舟令席掛席靜  
而去連水軍界為丁襖水寨邏者所得將執縛而殺  
之檜知水寨尚為國家守乃告之曰我御史中丞秦  
檜也寨兵皆村民不曉其說且謂執到姦細陵辱之  
檜曰此中有秀才否當知我姓名或謂有賣酒王秀  
才當令一看之王秀才名安道字伯路素不識檜乃  
佯為識檜以給其衆且欲存檜也遂一見而長揖之  
曰中丞安樂勞苦不為衆皆以為王秀才既識之即  
不可殺遂以禮待之覘童與兒翁順泊高益恭等一  
行皆得生全

王闢以其衆降于王彥

王闢曹端自襄陽潰散屯于中廬也闢教端而侵秭  
歸不知地利為思州田祐恭族蠻兵以木弩射退之  
乃復取兵山縣路退于房州是時桑方攻金州而未  
敗也闢為仲聲援及仲敗不敢進彥遣人以逆順諭  
闢使闢以忠義歸朝廷与附叛賊榮辱利害相去甚  
遠闢大惧請降彥欲詣闢營衆謂闢雖願請降然必  
反覆未可知彥曰我以志誠待闢上雖詐何能為遂  
有輿至闢營闢大驚迎迓甚恭彥具飯与闢對食闢  
諭禍福闢与其黨皆俯伏聽命遂詣宣撫司將佐皆  
不更易於是人、願為之用闢後腰斬于吳元府

二十七日丙寅趙延壽焚郢州

金人攻李彥先於淮河彥先被殺

李彥先者韓世忠後軍管隊使臣也先是有李進彥  
犯罪配遠惡過江州遇一道人曰汝異日當富貴指  
其口曰能容拳則為公侯令進彥以拳內口中總容  
半許道人曰惜哉雖富貴所得者不若多耳臨去語  
進彥曰汝不可自發心逃遁俟有人教尔去去即無  
害進彥曰喏至衡山防送者曰嗟夫生為兵士傳送  
罪人何時已乎叱進彥曰汝自去我亦亡矣進彥謝  
之而去後投韓世忠軍中隸彥先隊下世忠兵潰于

沐陽也彥先與本隊四十三人得二舟下海聚衆有  
數千彥先進彥分統之趙立在楚州受圍彥先以舟  
船往來策應與立刺臂為義兄弟城陷之日彥先舟  
船猶在北神淮河中前後扼于金人進退未得至是  
金人以舟船併力攻彥先彥先所乘舟下碇石急收  
不應為金人舟船簇擁彥先全家皆死于淮河時進  
彥舟船在東海縣招集彥先餘衆遂獨為首後于許  
浦受劉光世招安

韓世清駐劄宣州

韓世清屯于徽州也六月令世清池州駐劄八月劉

洪道以呂頤浩參謀來知池州隨行有王換李貴崔  
邦弼等兵共數千是時世清有衆萬餘洪道以池州  
錢糧闕乏令世清宣州駐劄世清遂駐劄于宣州

十月一日庚午朔張浚斬環慶路經略使趙哲

富平之敗張浚欲斬大將以藉口浚在邠州會諸將  
帥議事浚立堂上諸將帥立堂下浚問候國大事誰  
當任其咎者皆衆言環慶兵先走浚即令擁環慶經  
略使趙哲斬之哲不伏且言有復辟功提轄官以骨  
朶擊其口血流不能作聲斬于堠下不厭公議衆語  
喧嘩浚遂以黃榜赦諸將罪以安衆心

張浚放散五路勤王兵諸將以是來心  
趙哲已死諸路聽帥令張浚各歸本路歌洎令方出  
口諸路之兵已行成項兵盡  
張浚以孫恂權環慶路經略使  
張浚既斬趙哲環慶關帥乃以便宜命轉運判官孫  
恂權環慶路經略使

慕洎以環州判附于西夏

趙哲被誅或語諸將曰汝等戰勇而帥獨坐誅天下  
寧有是事孫恂既權帥事刘子羽語恂令陰圖環慶  
諸將恂納其言斬統領官喬澤張忠而統制官慕洎  
環之州洎附于夏國

一覺之惧遂以環州叛張浚遣涇原統制官李彥琪救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四十二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四十三

炎興下映四十三

起建炎四年十月初一日庚午  
尽十二月二十七日乙未

六官至自虔州

劉光世退軍鎮江府

上命張浚出兵援劉光世而浚他託不行

十日己卯李成徒黨馬進犯江州

李成據舒州朝廷授以舒蘄州鎮撫使成內懷姦復

而外假恭順光黃鎮撫使吳翼謂光州不可守率軍

民棄其城而去道途艱梗無所向徃依成死于成軍

中自此成謀據江西以觀天下之變遂遣馬進寇江  
州知州姚舜明問計於統制劉紹先紹先請堅守紹  
先字嗣祖知書傳稍通兵法京城統制官閻瑾喜其  
為人以女妻之京城陷瑾潰散紹先隨至江州瑾番  
紹先以衆數千屯光州紹先屢與楊進戰及鄱延瓊  
圍固始紹先以兵援之堅守城壁力捍瓊保全固始  
後率衆歸江州舜明喜之辟為統制

李回同知樞密院

李回扈從六宮院同知樞密院事 李回辭免批答  
勅李回省所劄子奏辭免同知樞密院事恩命事具

悉曰朕惟國家傾危屯否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非得  
天下人豪策慮出乎拘繫之外者不足以輔成中興  
之功以鄉有當世之材運古人之季詳練周密為時  
著明故聞千里之造朝寢食不忘於虛佇擢寘樞機  
之地共圖龜鼎之安卿而不能尚誰可者勉服  
朕命毋庸固辭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岳飛斬其統制傅慶

傅慶衛州空戶也有勇力善戰屢立功岳飛寵惜之  
以為前軍統制慶恃其才視飛為平交嘗曰岳丈所  
主此一軍者皆我出戰有功之力每有需索于飛則

曰岳丈大傅慶沒錢使可覓金若干或錢若干飛亦屢  
與之無忤色及飛為鎮撫使持法嚴肅尤不可犯而  
慶不改其常飛待之異慶頗忿之不喜會劉光世遣  
王德來高郵以當金人在高郵楚州者飛遣慶以前  
軍將士應援德德與慶交馬而慶言欲伏事劉相公  
德許之統領張憲聞其言告于飛飛銜之戒憲勿泄  
至是飛令諸統制射遠箭慶三箭皆及一百七十步  
諸統制不過一百五十步飛三賞慶酒醉飛取宣賜  
戰袍金帶與王貴慶曰賞有功者飛問有功者為誰  
慶曰傅慶在清水亭有功當賞傅慶飛大怒叱慶下  
階取戰袍焚之槌毀其金金帶乃曰不斬傅慶何以  
示衆遂命斬之

### 張浚退軍秦州

張浚以陝西失利慕洎背叛遂退還秦州

### 趙彬張中孚叛降於金人

慕洎既叛張浚遣涇原帥劉錡番將官張中孚幕官  
趙彬守渭中孚彬二人皆曲端腹心意輕錡又知浚  
已還秦州恐一旦金人至不能守乃相與謀逐錡而  
據涇原觀望錡進不敢追洎退不敢入渭遂走德順  
中孚彬以錡去乃遣人詣金人乞降

王善餘黨推祝友為首。先是王善降于金人，徒黨皆散，金人屯六合也。有丘虔者在滁州境，因俄復渡淮，過北去，祝友在滁州界，皆善之餘黨。友下寨於龔家城，復欲往巢縣。李防禦者為王縣尉，所殺王縣尉者為鄉兵首領也。聞探得李防禦寨中人皆出外虜掠糧食，乘其虛而劫之，遂殺李防禦。衆遂推友為首，復還龔家城下寨，專殺人為糧食。

翟琮及李兵敗金人于陽城縣，擒其保骨字董。

先是張浚經營兩河，委翟兵措置河外事。兵遣其子琮率裨將李兵渡河，攻劫陽城縣，出金人不意。官軍大捷，擒河東都統保骨字董，得都統印記，獲首級鞍馬器甲甚多。兵就遣琮取絳州之垣曲縣，至王村與金人遇，又獲捷。進兵至米糧川、橫山，義士史準等率衆來歸。自是李兵屯于商州。

二十八日丁酉，王林寇通州。

王林棄高郵而來也。

秦檜至行在，除禮部尚書。

秦檜既脫虜寨，達漣水軍丁襖水寨也。襖發遣檜還行在，令進士王安道、馮由義伴行。由義字子儀，既至。



行在士論疑之范宗尹李回奏其忠而存其才張守  
嘗為密州州李教授檜亦嘗為之故守稱檜為可用  
上甚喜即除禮部尚書檜具辭免賜詔不允曰卿頃  
者當干戈之際有社稷之言以忠信篤欽而行蠻貊  
之邦以靖共正直而為神明之聽四年去國萬里還  
朝乃升常伯之職用示匪躬之勸昔鍾儀之番晉國  
不亡南音蘓武之在匈奴常持漢節方卿所守未足  
為難况何踐祚之初已有旌賢之詔奪安車之高志  
加祕殿之隆名今茲之除蓋理前命褒崇非過何以  
辭為檜請以本身合得恩澤授安道由義官由是皆  
補迪功郎舟人孫靜亦授承信郎檜陷虜信息不通  
時妻兄王煥取王氏子冒姓秦以為檜嗣立名曰煥  
俾承恩受官至是王氏諸親以煥見檜檜甚喜以已  
子視之

知陳州馮長寧叛附于劉豫偽授戶部侍郎

馮長寧在陳州以王命阻絕乃附于劉豫請立什一  
稅法豫從之偽除長寧戶部侍郎

十一月簽書樞密院事趙鼎罷

金人攻張榮于鼉潭湖破其茨城

張榮梁山濼取魚人也聚梁山濼有舟三二百人常

劫掠金人杜充為首守時借補榮官至武功大夫遙  
郡刺史軍號為張敵萬金人進兵取維揚也榮乘間  
率舟船自河清而下滿舟皆載糧食駐于鼂潭湖積  
麥為城以泥傳之漸有衆萬餘金人屯于孫村浦壽  
河也屢遣人攻之阻湖淖皆不能近是時天寒冰凍  
金人已得楚州遂併力攻其麥城榮不能當焚其積  
聚棄麥城率舟船遂入通泰州

四日癸卯岳飛棄泰州

岳飛為通泰州鎮撫使軍于泰州金會人韓懶有覘  
通泰經登舟渡江之意已破張榮麥城虜騎浸入飛

以泰州不可守於是率衆渡江入于江陰軍而棄泰  
州

張浚退軍于丹州

張中孚趙彬既叛送款于金人金人是時將陝西所  
得金帛悉已津發歸河東又知慕洎叛乃徐引兵而  
西於是吳玠自鳳翔走保和尚原孫恂改丕則相繼  
自隴關入秦亭金人至渭州得我情實乃入德順軍  
張浚聞虜入德順遂移司入丹州簿書輜重悉燒毀  
初浚欲大率唯劉子羽議論契合三尺之童皆知其  
非幕官兵將官心知其非而口啗唯者十八九間有

反復論難者又持之不堅獨幕官楊成勳力言不可不從乃求行邊不隨浚之富平及失利乃來見浚、慙諸事悉委之楊成勳乃大罵子羽意欲殺之楊成勳既用事乃言金人欲必奪川蜀然後歸國不若引兵金洋一帶候金人歸國然後收復川陝事乃永定浚雖未盡信其說然後已置陝西於度外矣吳元帥王庶前帥鄜延知虜情次第適來議事勸浚收熙河秦鳳兵扼隴關以為後盾浚不聽遂失全陝

放散有司

金人已陷楚州游騎至江上行在驚恐乃放散有司從便仍結絕三省樞密院文字士民多竄者

祝友率衆渡江往新市薛店

祝友在滁州龔家城下寨也金人已破楚州矣滁河舟船尽放下江而去友遣劉統領者於滁河尋遺棄舟船得大小僅三柁遣數千人夾岸護送出瓜步口沿江北岸牽至馬家渡友計置渡江招信劉綱又在江南把江口不容渡友衆及岸不得登者三日友督之甚嚴六軍都督李張闕死于江遂以諸舟撒星着岸上下占十餘里綱之兵不及分而友之衆已有登岸者漸次盡渡往新市薛店下寨縱兵擄掠

徐文以其衆歸朝

初徐聚徐文集衆有舟船數百隻与李彦先子進彦皆在東海縣李彦先進彦請衆同謁廟神聚不疑之為彦先所殺徐文聞之開船下海占據靈山有河北忠義人護宗室士幹至橫島文劫之士幹稱是濮恭懿王之孫朝廷遣人招文授武略大夫兼閭門宣贊舍人士幹送大理寺俄刺面配廣南後不知所終

十七日丙辰金人陷泰州

捷瀨津南得楚州有舟謀渡江之意欲耕地為守遂親率萬人陷泰州而死

十八日丁巳知通州軍州事呂紳棄城走

金人已破泰州知通州呂紳惧而奔走紳自以棄城恐終不免於罪戾乃奏云臣夜得夢諸軍皆被朱甲持赤幟蓋火德之應乃國家中興之兆士論以為諂遂罷之

王彥敗桑仲於房州仲退軍襄陽府

桑仲據房州也王彥嘗從間道遣兵斷其糧餽亦請援于宣撫處置使張浚、遣楊惟直領兵來援丁巳彥濟師攻自黃水兵既接賊氣懾奔潰追至白磧斬獲不可勝計凡為賊誑誤者悉貸之招降來歸皆分

隸麾下仲退軍襄陽府

二十日己未金人陷通州

王彥為金均房州鎮撫使

王彥為三州鎮撫自此李忠自均州來攻彥率其衆

號三十萬彥及忠戰勝負相當

劉豫建歸受館于宿州招延南方士夫軍民置權場通

南北之貨機察間探

十二月崔增降于呂頤浩

崔增以七月寇太平州攻城不克刘光世在建康遣

人招安增不從欲受呂頤浩招安乃率舟船往上江

終到魯江口遇邵青船出江增不及備為青所敗增

在無為軍界內屢與張琪戰增沿路以虜掠為資所

至無遺聞呂頤浩在饒州遣人投下文字至是到彭

澤縣得頤浩差人來招安遂聽節制

二十七日乙未張浚江淮招討使

杜克至雲中見粘罕

節要曰克持將相之權據長江之險官軍數萬其勢

非不能拒敵也而望風屈膝於穹廬之前何背君負

國不顧節義之甚耶又聞粘罕初圍太原有保正石

身起寨於西山保聚村民金人攻之往、為身敗去

及多邀金人出掠者由是粘罕遣大軍擒而破之身  
已保守八月矣粘罕既得身命釘之於車剗刃於股  
將欲支解之身殊不屈粘罕異之徐謂身曰尔若降  
我當命尔以官身嫚罵曰爺是漢人能死不降番狗  
你識爺麼爺姓石石上釘掇更無移改竟為賊所害  
噫里正之役非將相之權也烏合之衆非士卒之練  
也斬木揭竿非兵甲之堅利也山寨之固非大江之  
險也八月之久非望風之速也釘之於車剗刃於股  
非唯嵬之優游也充處是而降賊身處是而不屈則  
忠義之士叛逆之夫所操一何遠也克聞身之風豈

不愧歟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四十三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四十四

炎興下帙四十四

起紹興元年正月一日己亥  
迄二月二十二日己丑

紹興元年正月車駕駐蹕越州

一日己亥朔大赦改元

肆赦曰聖人受命以宅中莫大邦圖之繼王者体元而居正盍新年紀之頒朕遭時艱難涉道寡昧熟視斯民之荼毒莫當強敵之侵陵負此百憂于今五載曷嘗不未明求治當饋思賢念兩宮之遠而菲陋是安恐九廟之顛而艰危是蹈苟禍可弭雖勞弗

辭然生靈久困於干戈城郭悉殘於煨燼丁壯繫身  
於異域旄旄暴骨於中原桑田失時男女隳業僅存  
常產者若斗升之歛乍失故鄉者無尺土之遺依或  
迫飢寒散為盜賊始焉莫之加卹終而無以自還致  
汝于斯皆予之故幸高穹之未厭哀否運之已窮戎  
馬雖來边防粗備嘉與照臨之內共圖休息之期紹  
奕世之宏休兵百年之丕緒爰因正歲肇易嘉名發  
渙號於治朝霽鴻恩於寰宇其建炎五年可改為紹  
興元年於戲小雅不廢宣王嗣復於宗周炎正中微  
光武系隆於有漢靖言涼德敢對前人尚期中外之

彝倫同念 祖宗之遺澤輔成此老永底于休

遥拜 太上皇帝表本

表曰接千歲之統推神筭以膺期上萬年之觴御端  
朝而受祉若稽故實遥企清光恭惟 太上道君皇  
帝陛下体道粹精怡神冲漠方席宗祀之慶遽成國  
步之艰帝克游汾水之陽以亡天下文王遇明夷之  
卦益見聖人臣自遠威顏存更時序當璣衡之載復  
張旒冕之猶賒鴻雁雖賓莫附帛書於沙漠風濤中  
阻徒瞻雲氣於蓬萊

八日丙午李允文謀殺張用之軍不克



先是乙巳李允文約張用丙午教場中點人皆素隊  
入教場就請糧食是夜有張崇下寨統領者密詣用  
告變曰李節制已備甲士欲及殺軍士正總管之罪  
用驚乃別告報來日盡全裝器甲入教場丙午質明  
軍士皆全裝入城用請允文點軍允文大驚詣教場  
急傳令已點入訖可便就請糧於是軍士有去意不  
從用乃與親隨二千獨番城中統領孟振玉林等以  
軍士出南門長驅往咸寧

十日戊申馬進圍江州未解知州事姚舜明棄城走馬  
進陷江州

江州被圍僅百日糧食皆盡人相食啗馬進賊兵晝  
夜攻不息統制劉紹先竭力拒禦至是人皆飢困無  
鬪志呂頤浩揚惟忠巨師古率師來救之及進戰為  
進所敗官軍不得近城城中亦不知官軍到近郊浚  
江安撫使姚舜明与紹先議棄其城出奔紹先知其  
勢必不可保全乃縱火城中乘喧鬧奪西門走瑞昌  
舜明出東門走南康進率衆入城大肆殺掠日晚有  
米綱到城下泊于酒坊門下始知賊已據城急解維  
放船下湖口進遣賊黨追至湖口遇頤浩之兵而還  
聞江州已陷乃渡江入城坐于州治括見任寄居官

僅二百員悉殺于庭下資季王易簡及其子寓皆死于亂兵中其不死者唯宗室不諍等四人有泔江安撫司統領官呂諤者城初陷詣進降手射一石三斗弓發無不中進喜見之曰圍城久士卒多中箭而死非尔耶遂殺之進揭榜許人識認被虜人口自此被虜人口皆為親人識認而去成許人任便買賣漸有生意皆作庵寮以居

十一日己酉岳飛起發江陰軍權聽張俊節制以討李成

李成乘金人殘亂之餘據江淮十餘州連兵數十萬有席卷東南之意數使其徒多為文書符識以為幻惑聲撼中外朝廷患之議遣將未決而張俊請行乃命俊為江淮路招討使應江淮路駐劄軍馬並聽節制岳飛以通泰州鎮撫使方退屯于江陰軍戍申被命己酉進發癸丑到宜興取老小到徽州有百姓訴其舅姚某搔擾者飛白其母責之曰舅所為如此有累於飛飛能容恐軍情與軍法不能容母亦善勸而止他日飛與兵官押馬舅亦同行舅出馬前飛而馳約數十步引弓滿回身射飛中其鞍橋飛馳馬逐舅擒下馬令王貴張憲捉其手自取佩刀破其心然後碎

割之歸白其母曰我鍾愛此弟何遽如此飛曰若一  
箭或上或下則飛死矣飛為舅所殺母雖欲一日安  
不可得也所以中橋者乃天相飛也今日不殺舅它  
日必為舅所害故不如殺之母意亦解飛留老小于  
徽州率軍馬趨洪州會俊時邵青在蕪湖嘗以文字  
告頤浩且叙鄉曲乞受招安頤浩從之授青樞密院  
水軍統制蕪湖縣駐劄兼招捉沿江盜賊亦受俊節  
制而行

金人寇廬州

金人寇揚州

曹成李宏受鄂州李允文招安張用率衆往咸寧縣曹  
成李宏以無錢糧打請復反

曹成李宏死屯于三龍河時出兵攻德安而宏亦屯  
于郢州野無耕種廩無儲積人有飢色咸於上元日  
率衆趨漢陽宏亦繼至張用聞成等至漢陽率其親  
隨二千人往咸寧与孟振王林復合鄂州李允文遣  
人招<sup>安</sup>成等曰若許入城則秋毫不犯若不容入城則  
當縱諸軍一蹂踐之允文許其入城遂受招安渡江  
入平湖門出東門下寨于東門之外漫岡被野接連  
不斷鄂州無錢糧允文曰可向南自尋之於是成有

復反意一日括軍中官員秀才恐其往江浙說其軍  
中事欲盡殺之約是夜皆送至帳前而夜中大雨不  
至止五更忽霽月色如昼而笛声已催行矣官員秀  
才遂得不死成自往江西  
閻勅贈檢校少保

先是閻勅在定遠縣被金執擄北去金人欲官使之  
不從被殺上聞之悼惜不已贈檢校少保  
金人寇西京西碧潭翟兵遣彭玘伏兵井谷擊敗之  
金人擁鉄騎數萬犯南河寄治所西碧澗時翟兵以  
乏糧方散遣諸部就食於諸邑所存親兵才數千報

至人情危惧且安坐自若徐命驍將彭玘受以方畧  
設伏於井谷遇金人併為奔北金人果以銳士三十  
八騎馳海及玘軍伏發皆獲之乃酋長忽沙郎君十  
州郎君柳振郎君佛向郎君等餘眾皆潰乘勝追襲  
至會坑口大張小張店還

秦檜參知政事

秦檜除參知政事具辞免賜詔不允有曰安社稷為  
悅嘗抗死以力陳不與鳥獸同羣卒奉身而旋返虜歎  
子卿之不屈人嘉李友之來歸皆的句也檜既為參  
政謂宰相可得嘗因奏事言曰陛下如能用臣為

宰相臣必有聳動四方之事 上默然

二月戊辰朔祝友受劉光世招安

祝友在新店市薛店也款侵宣州以阻水不克渡會劉光世自鎮江遣人招安友由使兩旬方許受招安是時友之衆四散孺掠有至廣德軍者有至吉安縣者據安吉幾半月餘亦無一官軍誰何之唯韓世忠差人齎榜至昇慈步張掛而已友既受光世招安王冠在溧水縣駐軍友移書借路趨鎮江冠不從友以兵擊冠軍冠軍大敗友自此取句容趨鎮江府光世分其兵以友知楚州先是史康民在淮南与友合軍康民之軍極富以金宝賂光世光世喜康民遂得進用十五日壬午張榮屠通州

張榮在薨潭為金人破其艾城遂率舟船至通州過捍海堰欲出海復歸京東為水濤所阻不得去遂據通州糧且尽取人為犯斷其首斫其兩臂兩脛以鹽淹曝乾用充糧食得脫者無幾

馬進陷筠州知軍州事王庭秀棄城走

張俊軍于洪州与馬進對岸下寨進日來挑戰俊堅壁不出進遂寇筠州知州王庭秀棄城遁走進遂陷

筠州

馬進陷臨江軍

馬進陷臨江軍閱視軍資庫有樵金小盤龍紅袍緞一乃四川進御之物以路不通寄留于庫中進以為李成受命之祥遣人送成成視之長嘆曰馬防禦不察成心耶即命焚之

二十二日己丑國奉鄉趙瓊劫金人舟船于清河口獲戶部尚書印

金人既得楚州始計置運河并開水悉以江浙虜掠舟船自洪澤口入淮至清河口是時國奉鄉以楚州既陷居于趙瓊寨中與瓊謀劫其舟船乃以二百餘

人夜掩不備劫之有被虜貴官二十餘家各稱其氏族一白皙婦人稱是尚書右丞李抗之妾持戶部尚書印并一玉甕可容二升許奉鄉無妻遂取其婦人而土豪徐宗成取其印并玉甕云抗自在建康被拘執而來途中已死矣一婦人言是陳邦光之親屬有一男子肥而大自稱我是王大郎王善也亂兵殺其弟五官人者善曰豕嘗提二十萬串橫行中原不期在此中不能保有一弟為人所殺舟中之人拋擲珠玉金銀貫命者徹旦不止是時舟中尚有金人藏艎板不敢出質明舟中金人認得不是官軍皆出關又

金人有救兵至民兵乃退

桑仲為襄陽府鄧隨郢州鎮撫使

桑仲在京西連跨數州無糧食人相食啗又屢為金州兵所敗欲引車北去至棗陽承朝廷指揮除襄陽府鄧隨郢州鎮撫使遂回襄陽駐軍金州王彥幕屬續感為非便乃投劄子具說利害與宣撫使張浚乞不除仲鎮撫使曰竊聞朝廷除桑仲襄鄧隨郢鎮撫使遠近驚疑莫不解體且以譚克守鄧州披荆榛保孤壘屢戡大盜奉朝廷法令隱然若一長城曾不得鎮撫使而仲乃得之是獎亂也咸以謂朝廷在遠未

詳仲凶逆之狀苟稍知之必將令薨革梟其頭顱以懲姦慝豈有以四郡數千里之百姓委之餓虎之喙乎仰惟相公奉便宜聖旨為國家大明黜陟豈可不從權易置耶又仲連敗衄於安康此正天亡之時若使克併力勦除稍伸國威而以鎮撫使命克則忠義者知勸而盜賊少益矣夫克鎮襄陽則漢沔漸寧人知畏慕式固朝廷基本利害甚大伏望相公特賜收採疾速施行浚雖知其非便深嘉感言而不能用





